

靖節先生集

冊一

靖節先生集

冊二

靖節先生集

冊三

靖節先生集

冊四

靖節先生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陶文毅

集注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例言

是集據陽休之序錄及晁公武讀書志梁昭明所編正集原止七卷又錄一卷爲八卷其五孝傳四八目則休之所增當以別於正集次爲三卷合成十卷是陽本也今諸本以五孝傳編於記傳之後疏祭文之前則旣違蕭編亦乖陽錄矣故特離而出之庶昭明舊第猶可想像而得焉

是集宋莒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爲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羣賢要以三家爲本

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妄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

閣舊本毛晉綠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宣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

首陽易水之思精衛刑天之詠其惓惓於故君舊國者情見乎辭述酒一篇湯東澗黃文煥十得六七尙有度詞隱語一經拈出疑滯胥通但注杜者泥於每飯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爲前人所譏故凡詞意本與時事無關諸說必欲搏捨附會者則在所不取

知人論世厥資年譜王雪山吳斗南兩家皆有論撰然皆未嘗細考出處之年又誤以上京爲京都故于六載去還歸隔閩難通又不知其時鎮京口者爲劉牢之徒有仕桓仕裕疑團轉今以晉宋

二書參互攷定疏通證明自不煩言而解

五孝傳四八日本係假託可以存而不論今於卷首恭載四庫全書提要俾承學之士不致以贗爲真其四八目與正史間有同異仍爲注明者以究係六朝人之書爲後世類書之祖足資考證也

昭明本卷首有傳卽其所自爲先生傳也今諸本皆載昭明傳然昭明實本沈約宋書晉書南史亦皆踵宋書而作故今備錄三史其考正乖誤則具年譜蓮社高賢傳雖小說然所傳已舊故旁及焉何孟春毛晉於史傳之外又雜采墜聞軼事以爲附錄蓋凡先生釣游觴詠之處無不動人流連慨慕者今續得若干條並誌於後猶何毛之意云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

山雲漢不過片言善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
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
紙墨而已陶集自李公煥錄諸家總論於前嗣是
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增續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
專輒故於卷末彙集一編未能免俗聊復效顰焉
爾

道光歲次己亥春月

安化陶澍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若倫貫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

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
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
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
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
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

睿鑒指示灼知其贋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
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目
一時同出其贋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
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
考而黜僞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錄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
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邇以編錄遺書
始蒙

睿鑒高深斷爲僞託

臣等仰承

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十卷是五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之文句讀尙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

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
晉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迕理乖風教亦決
非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墨八儒
二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贗竟不明潛之
受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 聖世得以辨別而
表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
矣

靖節先生集諸本序錄

安化陶澍編輯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曰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遜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

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
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
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
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
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
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
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
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
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
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
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
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
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

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卒無風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并麤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陽休之序錄曰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

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
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
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
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
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丞相私記曰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
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

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

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為一卷正

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即陽僕射所撰何孟春曰陽休

之以字子烈事北齊為尚書左僕射按吳氏西齋錄

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其序并昭明

舊序誄傳等合為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

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
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
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
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以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
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
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
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
後無餘事矣何孟春曰按四八目例每一事已陶
卽具疏所聞或經傳所出以結前意
此二條旣無後說
益知贅附之妄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

者廣平宋庠私記

晁公武昭德讀書志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
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
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

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
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
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
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
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僧思悅書集後曰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爲古
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溘源又
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
傳寫寔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
正愚嘗採拾衆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
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
編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
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

陽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以見前後
記錄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
書

文獻通考經籍考序錄

陶靖節集

鼂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
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
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
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元篡
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
起兵討元誅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
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
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溘淵明之智及此豈元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睠睠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

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靖節年譜一卷 年譜辯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注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爲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旣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震動

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按靖節集昭明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無五孝傳及四八目陽休之特取益之爲十卷隋經

籍志陶集梁有五卷錄一卷蓋錄卽八卷中之目又別自單行其錄後亡故昭德讀書志只云七卷今昭明本休之本皆不得見余所見自李公煥以下凡十餘本卷數分併互有異同條繫如右

李公煥本

以梁昭明序及傳冠首次采集諸家評陶爲總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七卷五孝傳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聖賢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誄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無名氏記何孟春曰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最有倫貫者又曰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

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元則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

按明萬歷丁亥休陽程氏所梓卽李公煥本但卷端不標箋注二字亦不載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其總論中無東坡不取微生高一條而多朱晦菴二條陸象山二條魏鶴山一條不知程氏所見公煥本原是如此抑從別本增刪何燕泉本總論則諸條悉具

按公煥本分十卷蓋用休之例也然休之增入五孝傳四八目其卷當相似今若以八卷疏祭文移於七卷五孝傳前五孝傳退居八卷則昭文與休之編次俱可想像而得矣

又按公煥本標題稱箋注陶淵明集廬陵後學

李公煥集錄而不載時代何燕泉以公煥爲元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

何孟春本

前四卷詩與李本同五卷賦辭六卷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五孝傳畫贊七卷述記疏祭文八卷九卷四八目十卷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及序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諸家總論

自記是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

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誅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洎先輩議論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記於此以備考焉正德戊寅陽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元父記

按燕泉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昭明編錄原無五孝傳四八目後人疑爲贗作今以五孝傳與

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殊爲不倫也

汲古閣本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十卷後以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爲後序又別爲附錄二卷上卷顏延之誄昭明傳吳仁傑年譜下卷曾紘刑天說駱庭芝斜川辨諸家總論其年譜與吳瞻泰本不同者數處足資考證

焦竑本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序無四八

目自敘言靖節先生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昭明太子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藝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

按焦氏此本係宋刻然小注時引宋本作某豈謂宋庠本耶又云八卷之數與昭明舊本合則尤不然陽休之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私記云隋經籍志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晁氏昭德讀書志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是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誄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忘其錄故仍爲八卷錄卽目宋晁所見八卷但有序傳誄不言目可知也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

張溥漢魏百三名家本

通一卷以賦辭疏記畫贊五孝傳孟府君傳五

柳先生傳讀史述祭文詩爲次無四八目題詞
曰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
相子孫北牕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
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
爲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
爲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
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難愈明仕則爲清臣
不仕則爲元亮舍此則華歆傅亮攘袂勸進三
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以高楊鐵崖而卑
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倜儻閑情同宋玉之
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誠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
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衆體豈獨以詩
絕哉真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附三百

篇楚辭之後爲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陶刻頗多而學者多善焦太史所訂宋本故仍其篇

按張本字句悉用焦本但易其篇次耳

張爾公本

詩四卷刪四時一首謂氣格不似淵明又刪聯句一首謂淺陋不足述餘與諸本同五卷以記辭傳述賦爲次六卷疏祭文其五孝傳四八目悉刪不錄扇上畫贊亦刪謂其以養氣浩然予於陵仲子而極贊其至與聖賢所論相杓鑿故併刪之

毛晉綠君亭本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

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掩擬作問來
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
另見雜附中其諸家之評論則前有總評章評
字句之異同則後有參疑詳焉

何焯校正本

云以宋宣和棗木板原本校對者按胡仔苕溪
漁隱叢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
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
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
火之餘今尙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
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
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
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

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
所改正二百二十有六義門所謂宣和本當卽
此本也

以上諸本詩文並載其專說詩者所見亦有數
本

湯東澗本

自序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
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
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
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
疎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先生危行遜言至
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詞千載之

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
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欵而累歎也余偶
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
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繕寫模傳
與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
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
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
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書

吳騫跋曰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注陶靖節詩四
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
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濫觴於韓子蒼至文清反
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彭澤異代之知己

矣此書世尠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游吳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余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示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世本夔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聞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譌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注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詩序以爲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予重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真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王伯厚

困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乾隆五十年歲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

按東礪本何孟春云今不見其全書此本乃吳騫拜經樓以宋本重雕者惟詩四卷文但錄桃花源記以有詩也錄歸去來辭以詩類也其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晚唐人作舊誤入者皆別出附於集末又雜詩嫋嫋松標崖一首亦附集末云東坡和陶無此篇

黃文煥陶詩析義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四時詩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蓋用東坡本例也但不錄歸去來辭與湯異

吳瞻泰陶詩彙注本

以昭明傳吳仁傑王質兩家年譜冠首詩四卷
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
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謂
九章原不列詩集內然語以韻行與詩不甚遠
且九章之內發抒忠憤爲多尤淵明一生大節
正猶屈子之九歌也附於詩後似不嫌創云

蔣薰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四時一首而以桃花源
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歸去來辭并讀史述九
章次其後焉

以上所見合十二本卷數之分併字句之同異
今皆擇善而從惟以五孝傳移爲第八卷使與
四八目相次後之覽者庶知前七卷雖非昭明

舊第然其編比大概可想後三卷則陽休之附益而真贋亦無難辨識矣其未見諸本仍錄於右

無名氏集後記曰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真方其爲貧也則求爲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挂冠而歸此所以爲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況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羣賢所校定者因鑊于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十一月日記

有記者云云不著名氏世本李公煥注此不知公煥之所載者誰與

何孟春日淵明集世傳本思悅書後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靖節年譜一卷辨證一卷雜記一卷解題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續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昔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

末有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

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季長辨證
本今未見

吳澄詹若麟淵明集補注序曰予嘗謂楚之屈大
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
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
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殄秦
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
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睹讒
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
也略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
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此予
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
辭非藉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

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淡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其
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
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麒若麟因湯所注而
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
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
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
高皇之可倚以復讎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
使後之觀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
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
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

春曰若麟補注未見據
吳此序其書必有可取

珍傲宋版印

靖節先生象



靖節先生集
像

一中華書局聚

海寧吳兔林投刊湯東澗所注陶靖節
集求遺像冠冊首余偶於吳江王氏勺山書
屋見明人所摹歷代名賢像鈎得此幅又
於吳興沈芥舟所見龍眠居士蓮社圖具
跡丰致與此正同乃知此本得靖節真面
目也聞石門方嬾儒亦有摹本不知與此
有異同否乾隆丙午秋日海鹽張燕昌
書於烟波宅

陶靖節先生小像

方薰摹宋何秘監畫



義 義 彭 澤 致 美 璿 玉 八
儒 尚 賢 五 柳 自 目 賦 辭
歸 來 耻 殉 微 禘 息 景 澦
宇 含 貞 抱 朴 西 山 食 薇
東 籬 采 菊 述 酒 之 篇 同
工 異 曲 殊 吳 騫 贊

陶淵明墓山

面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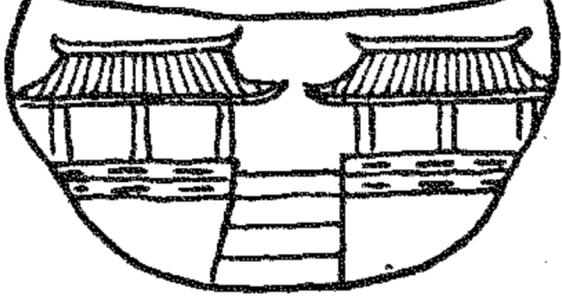
墓

荒地

塘

荒地

陶淵明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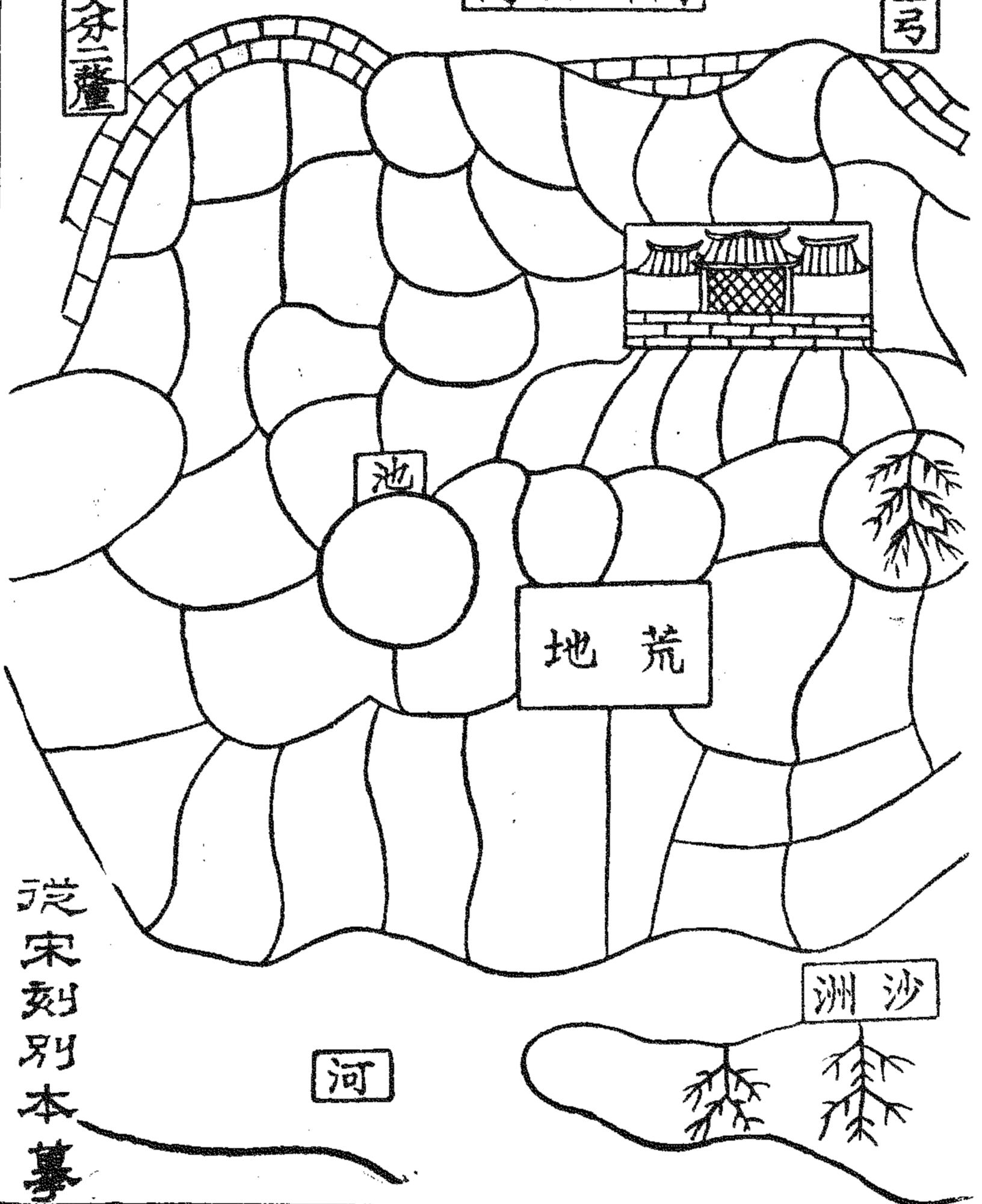


田大小六十二弓

鹿子坂

陶淵明祠

共田十七段又分二釐



宋刻別本摹

珍方宋版印

東坡先生集圖馬見年經解不可不知也

靖節先生集

詩傳雜識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皇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繇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善本作首路五

臣作道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

餘波乎

乎文選無

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

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

一作居

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近一作悟毛子捧檄之懷初

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遂一作

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

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

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

不赴疾一無稱春秋六十有三文選作春元嘉四年

月日卒於潯陽縣柴桑里一作之近識悲悼遠士

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

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

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

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

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

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
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
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
事達一作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考異何云人不隘
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
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
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
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
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
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斡流冥漠報施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訐斯義履信曷
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疢疾視化如歸臨凶

若古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閔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蹙身才非實榮聲有歇音徽一作徽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旣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

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

自況

文集載

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

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

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公田悉令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仍使二頃五十

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

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文集載

義熙末徵著作

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

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

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旣至欣然

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

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
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
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
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
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
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
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
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
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與子疏又爲
命子詩以貽之詩載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詩載

潛元

嘉四

年卒

時年

六十三

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

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要之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要延之坐赴一作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

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
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
絃一作無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
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
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
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
遠彭城劉遺民亦遯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
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
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講校所住
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
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
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
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

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書隱逸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
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
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
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
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
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曰我性不
狎世因疾守閑甚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
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
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
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
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
潛無履宏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
坐申腳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

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宏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於世

南史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

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要延之一坐彌月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

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
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
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
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
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
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
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
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
鉏於後云

蓮社高賢傳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
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以爲實錄初爲建威參軍謂
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

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
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
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
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
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
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叩之曰但
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
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
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
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附錄雜識

晉中興書載顏延之爲始安郡道經潯陽常飲

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

續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宏造淵明無履宏從人脫履以給之宏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腳及履至著而不疑

廬山記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廬阜雜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卽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

杜詩注陶淵明聞遠公議論謂人曰令人頗發
深省

雲仙散錄載淵明別傳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
杖久聽歎曰秔稻已秀翠色染人將剖胸襟一
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又云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秔水雜投之
曰少延清歡

又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則
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何孟春曰淵明別

所載於散錄者以附傳後洪容齋嘗謂世傳雲
仙散錄等書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趙
與時賓退錄曰散錄引書百餘種而其造語盡
做世說若集諸家言語豈應一律實本容齋之
說

以上何孟春附錄原採

顏之推家訓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
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
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

文中子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
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于閉關矣

李元中蓮社圖記遠公結社廬山時陳郡謝靈
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
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師以其心亂
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
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道士陸
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
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
持而笑又常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

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
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
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

江西通志淵明故居凡三處一在瑞州新昌縣
東二十五里圖經云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
宜豐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爲玉京
山亦名上京各勝志云陶詩疇昔家上京卽此
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各勝志云陶
潛家于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許
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合三說
攷之當以此爲正也

桑喬廬山紀事上京山當大湖濱一峯蒼秀彭
蠡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浩淼縈帶皆列几席

間奇絕不可名狀陶淵明嘗居之淵明詩疇昔
家上京注云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
明故居

王禕經行記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
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按史靖節爲彭澤
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
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
時劉裕實殺殷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
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耳梁昭明謂恥
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
悻悻乎

困學紀聞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
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

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
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
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
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朱子跋
云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
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
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
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
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
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
桑喬廬山紀事栗里者陶淵明故里也其地在
虎爪崖下

潯陽記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縱橫丈餘相傳靖

節先生醉臥其上在廬山南

王禕經行記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臥此石上也

圖書集成南康府部醉石在星子縣濯纓池下谷中高三四尺亦謂之砥柱石元亮飲酒醉臥其上

陶默仰止錄栗里原當澗有石從廣丈餘其平如砥淵明每醉輒坐臥其上朱文公詩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陳聖俞云是非分付千鐘酒日月消磨一醉中今其傍有醉石菴

太平寰宇記五柳館在栖隱寺側五柳先生之舊宅也

仰止錄五柳館先生門種五柳也湖口治西三十步元主簿馮克敏復構五柳堂今夷爲民居矣

明一統志湖口縣東三十里有翫月臺晉陶潛爲彭澤令時築以翫月臺南有洗墨池潛所鑿以滌硯者

圖書集成九江府部洗墨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彭澤鄉陶元亮爲令時滌筆墨處一嘯亭綺練亭翫月臺俱在彭澤鄉世傳陶元亮宰縣時築

江西通志九江府城西南九十里有王宏岡卽白衣人送酒地也

仰止錄菊所在東流縣治後淵明解印日常處

其中藝菊卽舊彭澤地也書崗在豫章安福縣南四十里怪石層聳其嶺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又曰書崗也九曲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有池云淵明所穿與陸修靜周續之三人聚講處也今改爲三學寺

毛晉綠君亭陶集雜附靖節祠一在柴桑山下一在南康府學東一在九江府治東一在彭澤縣治東又一在縣南一在瑞州府城南一在新昌縣之南山一在湖口縣三學寺前或專祠或合祠皆古今名賢遐淑道風流範來學故雖郡邑之沿革非一而先生之祠則易代而彌新也圖書集成九江府部靖節祠初在三學寺旁有望月臺元時縣尹孫文震至寺見望月臺遺蹟

乃靖節讀書地捐俸建祠於上後於三學寺後
建祠塑先生及陸修靜周續之遺像於中各三
賢祠後圯 國朝順治中重建地有望月臺洗
墨池流觴曲水遺跡古松蒼蔚爲湖口八景之

一

元吳澄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曰晉靖節陶
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
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
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
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
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
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
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

過一時牧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會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各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

廉能聲

仰止錄湖口大嶺山在彭澤鄉東去縣二十里
卽漢彭澤舊治有靖節祠元吳澄作記南康星
子縣亦有祠城東一里祠前有神運石石色深
黑旁有大指痕文理隱然瑞州亦有祠宋文丞
相天祥建

新昌縣祠縣東二十里義鈞鄉鄉人多陶姓於
其南立祠

桑喬廬山紀事靖節墓在面陽山北麓鹿子坂
在楚城鄉桃花尖山西去靖節墓三四里其地
有淵明故宅

圖書集成陶靖節墓在星子縣北二十五里明
正德七年提學李夢陽清出墓於面陽山置田

以備祭祀命其後瓊領之以陶時亨補郡學生
員至今代有祀生墓西南爲靖節書院

廬山志李夢陽曰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
尋焉予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
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夫淵明自祭文曰不封
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耶
又曰予既得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居祠址
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
屬而老人瓊星子民也會九江陶亭來言淵明
裔亨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實
欲久陶墓云

以上新增

珍傲宋版印

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夏卒於位秋夫人奉
喪歸以公注靖節先生集十卷年譜攷異二卷授
余曰公於從政之暇不知幾寒暑而成是書今公
歸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毋忘公意乎
緣起於簡端道光庚子秋九月湘潭周詒樸謹記

卷首

例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諸本序錄

誄傳

附錄雜識

卷之一

詩四言

卷之二

詩五言

卷之三

詩五言

卷之四

詩五言

卷之五

賦辭

卷之六

記傳述贊

卷之七

疏祭文

卷之八

五孝傳

卷之九 并敘

集聖賢羣輔錄上 一名四八目

卷之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諸家評陶彙集

卷末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珍倣宋版印

靖節先生集卷之一

安化陶澍集注

詩四言

李注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曹榮木等篇殆突過也○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孟春本又湯注者宋湯文清公漢其本不可得僅散見於李何二本云吳注者吳瞻泰本餘俱做此後又得吳騫拜經樓重雕湯注宋槧本有此李何二本所未備者因并采之

停雲并序○四言各題下湯本俱有章李何諸本分章今從之○李注高元之曰遺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而義不散何注停凝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程各本如此休陽

酒新湛李注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

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查慎行

句當平世者不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

首延佇靖節注之上虞劉履曰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

補注以寓規調之意○吳瞻泰曰元劉坦之履選詩

所引未見凡何注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湯注二

遷回霧塞陵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

靡從舟車靡曰此承上章反復言之

東園之樹枝條載湯本本作再載榮何注東園再榮之

也人競用新好以招余情湯注謂相招以事新朝○

競用以怡余情云宋本一作招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

得促席說彼平生吳注左思蜀都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湯注嵇叔夜琴賦

非淵靜者不能與

止之闕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

恨如何念何注庭柯之抱尚懷好音而親友之苟祿

者亦豈無之而吾與子獨厚故念之耳淵明於親

友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閱陳終乃

抱知其不復來歸而為之
時運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

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

靄宇曖微霄焦本按宇曖微霄即歸園田居詩曖

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景狀若作餘有風自南翼

彼新苗何注翼猶披也吳注王棠曰新苗

洋洋平津各本一作津湯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

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集本云宋本一作稱揮

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

按一作悠悠非樹清沂童冠齊業閒

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湯注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查慎行曰目狂者以靜千古特識樹按周

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

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李注世紀曰黃

為陶唐何注序所謂欣慨交心者如此淵明于時方在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之際誠不能自遂其暮

春之樂也陳祚明曰欣在春華慨因代變黃農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獨深非僅閒適

榮木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校从宣

和本本作九各本總湯本云角聞道白首無

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

寄何注老萊子曰人生天歸顛顛惟悴同有時靜言

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

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湯注屈子之外

來今名不可此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今孰不實而有獲與此四語皆文辭中之格言也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

舍安此日富湯注或曰富蓋自作忘苟子功在不舍

云爾蔣薰曰增業在不舍謂盛德雖我懷于茲不無

內疚此所以樂飲觀其自挽曰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待足肯自咎耶樹按是蔣說以富有望道未見歸咎

既割裂無理且自矜違我之懷矣恒焉內疚

周密癸辛雜識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

人嘗發明靖節意云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為論道體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惜其寄情於酒而為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

焦本作行云非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湯注

好學詞氣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李注趙泉山曰

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

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

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為己任

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聘而良

圖弗集明祭先師先聖先師之樹按禮記此文王世子

謂先師之學警政而合國之禮子第凡樂掌成均之法以

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禮子第凡樂掌成均之法以

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警宗始是以也亦謂之先賢記曰祀先賢于西學是也至唐始以周公爲先聖孔子師又先師而別無先聖顏淵祭爲先師其後遂專稱孔子師爲先師而別無先聖顏淵祭爲先師其生肇其端矣本朝雍正中議增從祀孔子諸賢特及先生惜時無有以先生學術入奏者其事遂寢然百世可俟終必配食無疑也

贈長沙公

楊并序○各本皆作贈長沙公族一祖

句祖同出大司馬爲一句因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讀序文祖字爲一句因題中族祖二字乃後孟春何焯亦皆以族祖二字爲衍今刪之

長沙公於余爲族

湯公本云族一作余於長祖

同出大司馬

李注漢高帝時陶舍澍按大

和九年追贈大司馬鄧嶽傳大司馬恒公陶侃

侃第十女是也若開封愨侯攷史記漢書

皆云漢王五年爲右司馬非大司馬恒公攷異改昭穆既

初無大司馬官名至武帝元狩四年始置

遠以一湯本作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何注班孟堅幽通賦術同源而分流也人易

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

彼行路眷然躊躇李注楊誠齋曰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尤

可涵

於穆令族允構斯焦本云一堂諧氣冬暄焦本云一作輝

非映懷圭璋爰采春華各一本作華今湯本云載警秋

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樹按此蓋長沙公經遇潯陽建桓公祠堂以展親收

族故詩矣其氣如冬日之温懷有主璋之潔而堂成舉祀不勝秋霜怵惕之思若此人者豈非宗之

光乎春華謂芹藻蘋蘩之屬

伊余云遘在長志同湯本云忘一長于長志吳注王棠曰淵明年長于長志吳注王棠

面忘其同出也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湯本

想湘渚何校宣和同李注寰宇記湘潭湘及鄉至源為三湘相封按湘水發原會蕭水謂之蕭相及鄉至

洞庭陵子口會三濱江謂之濱湘又北與沅水會於

湖中謂之沅湘三也且建置在後古無此稱尚有一

源皆縣名非水也且建置在後古無此稱尚有一

陰臨湘亦不止三也遙遙三湘一作遙想三湘一

湘作遙想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行吳注左傳

來又亦不使一介行李告

於寡君注行李使人也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吳注詩其惟哲人告之話進

簣雖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

音問其先

吳仁傑年譜曰陶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

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

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薨

世子夏襲爵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以世次考

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其卒在庾亮前時先生未生也

李公煥注引西蜀張縝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爲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遘在長志同蓋先生世次爲長

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
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
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或云我曰欽哉實
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
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
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
前

澍按吳以序中族祖連讀疑所贈乃延壽之子
其稱長沙公者從晉爵也張以族字斷句謂所
贈卽延壽其稱長沙公在未改封之前二說皆
可通矣謂稱長沙公爲從晉爵例以永初以來
不紀宋號則吳說爲長卽謂序中余于長沙公
爲族祖所贈乃延壽子族祖二字不必破句可

也惟題之族祖不及改爲族孫竟作因序誤衍
爲是至長沙降封宋高祖受禪詔降五公長沙
公降爲醴陵侯見沈約宋書高祖紀晉書誤作
吳昌吳張皆沿其誤

又按以稱長沙公爲從晉爵卽謂贈延壽在降
封之後亦可惟族字須斷句耳先生於延壽爲
從父行禮大夫斷總故云禮服遂悠又云昭穆
旣遠已爲路人蓋定律五服之外以凡論也而
長沙公猶敦族誼經過潯陽葺治祖堂展親收
族故先生作詩美之旣敘纏綿遂加勗勉親愛
之至詞意藹然而葛立方之徒誤會感彼行路
之語橫生議論亦可謂哉固高叟矣

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云云其詩又云蓋傷
之也杜子美訪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

葛常之韻
語陽秋曰

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勿受外嫌猜同晉

書桓公傳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稱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相陶延壽以亮稱亂起兵

遣收之此相當作內史下地理志湘州刺史領

相劉陽侯相吳昌侯相羅封侯相攸縣子相建

字之訛也宋書何承天傳長沙公陶延壽宋書

高祖紀義熙五年慕容超率鐵騎來戰命咨議

參軍陶延壽擊之是延壽在晉頗立勳業無忝

厥祖先先生固非虛為嘉許也

酬丁柴桑并序○李注柴

有客有客爰來爰湯一本云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

殄勝如歸聆善又一本焦本作聆音善若始陳祚明曰

言如始聞者然黃文煥曰名勝之地誰不欣尋然

靖節先生集卷一 七 中華書局聚

永矢不移斯真可與餐勝善之始聞孰不欣慕轉
念意怠能如初之踴躍者誰乎有終身常若初聞
反復無厭斯
真可謂聆善

匪惟也諧此各本所諧也屢有良游焦一本云宋本作

按古人不以重韻為嫌作游是也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

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并序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

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

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湯本云珍何注陸機演連珠世

之適所珍不不有同好各本作云胡以親我求良

友實觀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李注時新居南

里鄰新
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

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湯本云思

嘉遊未斲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舊

楚邈邈湯一本作貌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

命作使上京豈忘晏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沖沖宣何校本

各本容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齊江中

何孟春注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

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舊人龐通之

齋酒具半道栗里邀之此龐參軍四言及後五

言皆敘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

簿者豈卽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澍按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生詩有龐主簿有龐參軍主簿下注云龐遵與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合參軍則佚其名當別是一龐也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尙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其答曰亦因參軍將使江陵先有贈別之作不可無酬故曰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若于主簿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敘生平艱苦至以鍾期相望非同心莫逆肯交淺言深若是乎蓋先生之於舊好

新知名如其分未嘗一槩紊施也近時金谿王
謨撰豫章十代文獻略以龐通之卽龐遵爲主
簿者而龐參軍又是一人其說良然參軍爲衛
軍使江陵又從江陵使上都其時衛軍將軍王
宏宜都王義恭鎮江陵使蓋陰謀廢立之事先
生贈詩曰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豈有窺見其隱
者歟說具年譜攷異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旣
萌資待靡因誰其瞻之實賴哲人

何注上林賦悉
爲農郊以瞻萌

隸爾雅
瞻足也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旣躬
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湯本本作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

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焦本作征非各農

夫野宿

氣節易邁和澤難久冀缺攜儷李注左傳儷三十

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歸之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

畝矧茲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

儲李注儋石一言一儋一石應劭曰儋一齊人名饗飢寒

交至顧爾湯一本作爾儻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本宣

弗園井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吳注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也

命子此汲古閣本歸鳥詩後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吳各本本作焉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升唐侯為天子先後遜于虞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九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

曰女堯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堯龍于陶

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堯龍

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雄龍二姓于庭有劉累者實

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者實

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之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豕韋武丁滅之求以御龍氏懼遷之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十其九年昔有饔叔安龍多裔子曰董父實龍甚好龍能

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裔子曰董父實龍甚好龍能

帝舜也帝賜之舜姓曰董氏曰畜龍及封諸驩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封諸驩夷氏

而帝未獲豢龍氏有陶唐各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食

靖節先生集

卷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湯族注陶春秋施氏分康叔以殷民

說此惟說似文云陶邱為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

也無所饗之既而使之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

曰御龍豢龍氏以豕韋之孔甲能一飲食之夏后嘉之期氏

龍於豢龍氏以豕韋之孔甲能一飲食之夏后嘉之期氏

而帝未獲豢龍氏有陶唐各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食

帝舜也帝賜之舜姓曰董氏曰畜龍及封諸驩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封諸驩夷氏

而帝未獲豢龍氏有陶唐各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食

龍於豢龍氏以豕韋之孔甲能一飲食之夏后嘉之期氏

曰御龍豢龍氏以豕韋之孔甲能一飲食之夏后嘉之期氏

而帝未獲豢龍氏有陶唐各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食

帝舜也帝賜之舜姓曰董氏曰畜龍及封諸驩夷氏

民命以康誥杜注陶叔司徒李公紛紛湯本作紛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邱逸蚪遶雲紛紛

李注蚪奇膠切俗也奔鯨駭流李注二句喻狂天集

有漢眷予愍侯李注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於

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劔風校各本和作本風作何邁顯茲

武功書湯一本作參誓山河啓土開封李注高帝與功

及苗裔泰山誓山河謂此盟也爰豐豐丞相允迪前蹤

李注孝景二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公卿表

六月乙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

李注二句喻時有語默運因隆宓李注宓烏瓜切

青之後未顯者也吳注說文宓汗下也前漢功

擊燕代封侯十年夷侯青嗣孝景中三年節侯

四年舍元孫之孫長在我中晉漢何焯曰漢此中稱東

本所業融長沙李注按別傳陶侃字士衡仕中晉在

郡公薨于成帝咸和九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年追贈大司馬謚曰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

疇我盛復按疇等也漢書宣帝紀大司馬光功德茂

言不復減也也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作

孰謂斯心而近可得心湯注言長沙公

馬永卿懶真子曰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

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云是已羣川衆條以

喻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言自陶青後未有

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侃傳不載世家

獨于此見之侯謙按青州後如司空敦少府範溧陽

抗康伯樂回不得謂之無顯者此指長沙所出

隆窳也故曰運有

先君子鄉賢公莫江詩話曰桓公力恢晉室而

以功高震主蒙謗晚年深以盈滿為懼懇請歸

國東坡言陶公忠義橫秋霜而貫白日朱子稱

之其始終一節如此以視桓温父子劉季奴諸

人真猶麒麟之於破鏡也先生詩以臨寵不忒

特表桓公之心而致慨於近不可得其旨深哉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李注陶

祖以岱為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為

慶孫序原係殘闕不全以岱為祖於皇湯一本作穆

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各一本作冥今湯本云茲

愠喜李注又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趙泉山曰

其行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

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愠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按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

姿城當作安城
詳年譜考異

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

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求思漢注孔伋因

成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鍾

惺曰人知陶公高逸讀榮木命子等篇乃是小心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李注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

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

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

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何注陸放翁曰

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用其語

李公煥注引張縝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

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

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用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原注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此固以文爲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何孟春曰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前刺史取淵明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掾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會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毛晉曰李空同督學江右訪得先生墓并田六

十有二圯遷諸竊據者數冢而封識之令其裔
在星子名瓊者領業在九江名亨者爲郡學生
奉先生祠則瓊與亨亦先生歷世重光之一綫
也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

李注憩起例切

息和風弗洽翻翻求心

湯注託言歸而求志

顧儔

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

頡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相

各本作相

林徘徊豈

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

曲何焯曰鄰

不如中朝舊侶爲多

才然真趣則相入也

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湯一本作本云一條游不曠林宿則湯一本

不作森標末何焯二句曰何不曠林而森標則物色不至已起

晨風清興好音時交贈繳李注射也生絲繳切奚施

湯本作已卷李注卷已云一作同湯本安勞湯日本云道

不遙勞澍按末二句言業已倦飛知還

靖節先生集卷之二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形影神 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
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
君子共取其心焉 毛晉二句一本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 本焦

云一作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 校各本本作何

惟非 茲 明黃文煥曰今年既悴之草木 適見在世中奄

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

舉目情悽洏 李注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 按

以言必下云云適見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何焯曰此篇言百年

忽過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此不可特當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此不可特當

莫江詩話曰序有微意又曰事不可為心復難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者多如此阮籍全真終不事晉與先生之酒均為合道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

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湯本云一作陰若暫乖

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

盡念之五情熱何注文子曰昔者中黃子立善有

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莫江詩話曰誠願二句亦是無如何之辭非真

欲仙也細味此首是正意先生所存豈六朝人所能望及以是知先生非真好酒也

神釋

大鈞無私力何注賈誼鵬賦大鈞之造器也注萬理湯本

云一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湯本

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各本善惡一作既喜今

從之安得不相語湯本與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一作壽湯本云永各本壽非年欲留

不得住李注彭祖姓錢名鏗顯項元至周年八百歲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

具何注將乃晉人發語之詞謝靈運詩將立善常

所欣誰當為汝譽湯注善釋後篇甚念傷吾生正

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李注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葉夢得曰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情感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辭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

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促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得壽爲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將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姿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而達一間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坡翁問陶詩云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

由時湯本云一作空服九華寄懷於言日朱翌

亮九華東坡云居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

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

華即菊也按真誥太元玉女有八瓊九日之

之丹又云授九華方于江以上煉丹之又非

八百居栖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

菊乃丹也澍按九華雖亦丹名陶

蘇所服恐非丹也仍解作菊為是

世短意常湯本多短李注班固幽通賦道悠長而世

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

常多東坡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

斯人樂

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湯注魏文帝書云

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謝按詩意蓋言俗

以重九取義長九而愛其名其實日月自依辰至

也語其有滯期露淒暄風息氣澈一作天象明往燕

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本焦本云宋

非作為制積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湯注空視亦

之指易代塵爵恥虛壘寒華徒自榮吳注空視時運

榮皆因無酒而發正所謂持醪靡由斂襟獨閑謠

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湯注淹留

於語也今反後樓遲詎為拙亦同則得

歸園田居李注有六首二字今從湯擬作焦毛黃

卷別附四末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何注劉履曰三年當作踰或酒時年二字下按靖節年

至飲酒詩投未去學仕是時向立十年之句以此推之

仁傑以酒此詩為義熙二年歸纔歲星一後所作自初三

十年當不作一踰三豕渡河已說之本也又按三羈鳥

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何南枝張景陽雜詩流波越鳥

舊浦行雲思故山陸士衡詩孤獸思故藪羈鳥悲

鄉也王正長詩人情依舊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焦本作簷一

非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吳正傳詩話古雞鳴行雞鳴

草盛豆苗稀本篇種豆南山下戶庭無塵雜虛空有

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吳注沃儀仲曰返

釋四體皆可暢查慎行曰返自然道盡歸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焦本云虛室一作對

毛一作衣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

士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何注劉履曰

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喻靖節雖處

田野而不忘憂國于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李注漢書楊惲傳田彼

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晨興湯本云一理荒穢帶湯

作云戴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

足惜但使願無違湯注東坡曰所以夕露霑衣

久去山澤遊浪莽浪何莽或作莽林野娛試攜子

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

有遺處桑竹殘朽株焦本云一作株借問採薪者此

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

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焦本云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各本作

作可云一作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澗按說文澗

下貌漉漉也一曰澗酒蓋滴漉之意封隻雞招近局各

時本作屬晉云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

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 并序

辛丑 湯本云一作西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

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

駱辨在後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

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

曾城傍無依獨秀中臯遙想靈山有愛

嘉名 湯注其天問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增城

城九重注云靈山中嘉名也十欣對不足率爾

湯本云宋本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賦詩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

鄉里以紀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 湯本云日一作十日李注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日乃義

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五日為誤今作開吾生行
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

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

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迴澤散游目緬

然睇曾邱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

引滿更獻酬何注漢書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

中觴各本作觴中觴酒非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

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張自烈曰淵明談理之詩

欽此兩句又直是造道大關鍵至此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達觀死

生榮辱之一生外非後儒所能窺測嘗細觀淵明一生恰會著孔顏當日樂處

駱庭芝斜川辨曰淵明閒世之士也斜川游一

時之勝也讀其序誦其詩孰不悵然而遐想後

世失其所在世人念斜川若崑崙桃源比也庭

芝生長廬阜詢之故老訪之薦紳先生未有能

辨之者歲在戊午卜居星渚周覽物色詳味詩
句適與意會夫淵明柴桑人也所居在栗里今
歸家靈湯二寺之間有淵明醉石其旁有郵亭
曰栗里鋪則淵明故居必在於是顧斜川之境
豈遠哉世人或以楚城是柴桑故縣遂指爲淵
明所居非也質之歸去來或命中車或棹孤舟
今楚城無泛舟之溪也又云舟搖搖以輕颺風
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
居去江濱爲不遠矣斜川序云彼南阜者名實
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
中阜意其稱南阜者卽廬阜也山有南北故稱
南阜飲酒詩所謂悠然見南山是也稱曾城者

落星寺也斜川詩云迴澤散遊目緬然睽曾邱
當正月五日春水未生落星寺宛在大澤中是
所謂迴澤也層城之名殆是晉所稱者栗里之
南有小溪名吳陂港貫穿落星湖入大江其水
冬夏不絕固可以泛舟矣夷考淵明疇昔問前
路棹孤舟與夫臨長流望曾城正在此耳匡廬
千萬仞煙雲出沒巖壑巉絕於其上彭蠡數百
里湖光瀕洞晨夕變態於其前清奇壯麗之觀
俯仰無盡有如斯人忘形骸外聲利籃輿扁舟
往來于其間吁可樂哉庭芝旣嘗辨之於好事
者咸曰唯唯不可以不書乃作斜川辨以遺山
間之父老云

莫江詩話曰此篇年月在赴假之前曰忘彼千

載憂又曰明日非所求皆有慨乎言之蓋七月
之赴假亦見桓元之將亂不徒以不堪吏職也
又此時元顯專權於內桓元覬覦於外晉之危
亡已兆先生年才三十七雖及時行樂何遽汲
汲若此良以名臣之後不得假手以救亂情實
有不能已者以為作達真不知先生者矣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湯本古閣本周祖

君亭本作示周掾三祖謝湯注在前李抄湯仍

當繫湯注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吳注宋

書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入廬山與劉

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江州刺史每相

招請續之尚峻節頗從游高祖北討世

負病積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
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

然臻

湯注薦爾表

道喪向千載

何注莊子世喪矣世喪與

道交相

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仔胡

若溪漁隱叢話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禮

山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

加以警校所任公廡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

言誨諸子從我穎水濱

李注趙泉山曰靖節不事

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順寂之後雖隱

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遊世號通隱是

起從漢高況見此季代篡奪乎故勸之從我為箕

乞食

飢

何校宜和本作飢各本作饑也當以作飢為是

來

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

人解

各本作解湯本及

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

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

湯一本作勸言詠

云一作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汲古閣

本非賢銜哉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韓文煥曰愧非

英雄無聊淮陰能輔漢滅項乃報漂母不能然亦何

由報哉板蕩陸沈之歎寄託于此生不能伸志于

世上乃死欲伸志于地下尚可得乎果何物可

哉東坡以爲真欲報謝主人哀其口頰誤也何焯

則不銜哉二思謝曾中亦將以有爲也冥報相貽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

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

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

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楊野王曰坡公因公冥報一語咨嗟太息若重

哀其貧幾滅卻一隻眼矣瓶無儲粟煙火裁通

而延之送二萬錢悉付酒家公之乞丐公自欲

之耳遠公方外之家強公入社公不肯遠公尚

不能會其意何況餘人公蓋洞見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并生死亦以爲戲縱浪大化中與之虛
而委蛇如是而已其恥屈身後代自公本懷然
去就之際皆非公所屑也

王懋竑曰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
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
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
非世俗所能羈縶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
其固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
之似未盡其意

莫江詩話曰此詩寄慨遙深著眼在愧非韓才
一語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

門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報精衛填海之意見矣

莫江詩話又曰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卽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義至東坡之哀冥報謂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亦借以自發牢騷耳豈真以乞丐類公哉癡人前不可說夢良然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

李注吹尺

與鳴彈感彼柏下人

安得不爲懽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

澍按晉書周訪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

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遊或即訪家墓也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

遵○諸本鄧治中吳注

樂志漢世三調有楚調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

行怨歌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僮儷六九

年湯本云一作五十年吳注十六年九為五十四歲正

帝于東堂謝按陸機文賦在無而僮儷李善弱注毛詩曰何有無僮儷求之僮儷猶勉強也

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喪偶繼娶翟氏炎火屢焚

如螟蟻恣中田李注蔡氏曰蟻水含沙射人非食苗葉蟲意此螟蟻當是螟蟻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塵何焯曰毛傳一夏日長

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李注謂日

鳥月兔飛走之速也何注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

前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

為賢李注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

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敘平素多艱如

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答龐參軍 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

欸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談各一本作談湯本

宣和本作云數面成親舊無舊字或況情

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湯本

楊一作翁李注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

不復為

湯本云一作屬

文本既不豐

李注謂也

復老

病繼之輒依周禮

各本校本作孔湯本云一作禮今

之从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

湯本云一作早

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

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

湯本

斗一作

斟按非

酒閒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

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

何校本宣和

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

湯注曹子建詩

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

吳注莊子方舟濟河有虛船

回復遂

無窮發歲始

湯本云綠君亭本作止

俛仰

其疾也莊子

俛仰之間也

星紀奄將中明兩萃時物

湯本此作南窗本

吳本何校宜和夏本吳注易明北林榮且豐神淵寫

時雨晨色奏景風李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

淮南子清明風至四十五既來孰不去人理固不

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吳注玉篇冲而用之淵乎

之若萬物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即事如已湯本

作云已高何必升華嵩何注此用呼子先上華陰

連雨獨飲湯本云絕一作連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

間焦從何何校宜和本作間言松喬亦同歸于盡也湯

不得聞也張自烈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

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汲古閣本作任

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

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李注趙泉

亦書靖節未嘗有喜愠之色唯知遇酒則飲時或無酒
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在藥昏醫之
任真無所先此酒中實際地也豈狂藥昏醫之
語

移居

李注有首字

昔欲居南村李注即栗里也何注眉山楊恪曰柴

京後遇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注何

見數音朔言相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

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李注指顏延年殷抗

言談在昔謝按商頌自古在昔奇文共何校互和欣

賞湯注奇傳疑義相與析羅大經曰自昔士之閑

志之南村云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靖節移居詩昔欲

讀疑義相析知淵明非不求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

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

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李注勝音升任也

勝無為舍而去之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厭何暇

外慕何焯曰將不勝正言勝絕惟此也澍按將乃

讀如人發語則勝衣食當須紀湯本云幾力耕不吾欺

何校宣和本作吾不欺焦本同何注劉履曰靖節

素願易足惟衣食當經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

便安務求完美者異矣莫江詩話曰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

其紹長沙之勤慎異晉士之元虛歟

和劉柴桑李注遺民嘗作柴桑令按蓮社高

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謝安劉裕嘉其

賢相推薦之皆力辭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門

之曰遺民又宋書周續山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

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李注時遺民約靖節

雅不欲預其社列作時復往還于荒塗無歸人時

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畚李注爾雅靖

節自庚戌徙居南村已再李注爾雅風

謂之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李注

山曰谷風四句雖出于醪薄飢則濡枯腸寒則巧

挾續曲盡貧女嗜酒亦不欲想必以無男為憾故

女無男潛心白業酒亦不趙以弱之栖世中事歲

月共相疎何焯曰共相疎我耕織稱其用過此奚

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何注且不得存況外

物乎然則敝廬何必廣衣食

袁桷曰靖節居柴桑劉遺民作柴桑令白香山

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

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

桑令劉遺民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櫛一作本空云庭多落

葉慨然知己秋作知已新葵鬱北牖嘉穉養作焦本

云非一作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

弱良日發遠遊吳注此詩是靖節樂天之四運周舉

相忘于天也落葉知秋始知及時序正善寫忘

莫江詩話曰中有不能忘世故遇時而慨否則

但見其樂矣此皆無可奈何之辭言外自有寄

託

和郭主簿李本有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黃文煥曰有林在前凱

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逝閒臥坐起弄書琴

各本從湯本焦注蘇武傳臥起弄書持琴園蔬有餘滋舊

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

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履何注劉

詩直寫己懷但據見存不為過求而目前所接莫

非真樂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未言遙望

白雲深懷不可入之高迹其意遠矣何焯曰富貴非

吾願帝鄉不可期所謂望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

懷安止足皆遜詞自晦耳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華何校宣和秋節露凝無

游氛天高肅閣各本綠君亭本作肅今從之景澈陵

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

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謝按銜觴四句蓋謂

也松菊之操撫之而志節益堅以今準古亦猶是

於王撫軍坐送客李注按年譜此詩宋武帝

書王宏字元休為撫軍將赴郡王宏送至

口今潯陽之湓浦三人行於此賦詩敘別是必

元休要靖節預席錢行故文選載瞻即席集

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謝按文選有謝宣遠

王撫軍庚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庚徵

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庚

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

還豫章庚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

所作無首章庚被徵還都王撫軍送李注

所本所引年譜亦不知何人所撰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

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緬湯本作思

四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一作良讌離筵聿云悲

晨鳥暮來還懸車一作崖湯本車注云淮斂餘

暉逝湯一本作遊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

遠湯一本云情隨萬化遺

與殷晉安別并序景仁名鐵四字樹按南史劉湛傳劉仁

敬文之父諱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

年譜攷異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

太尉參軍湯注太尉劉裕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少長何校宣和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長李

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一遇盡殷勤信

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

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

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

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湯本云一不

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馬永

一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韻送張中詩亦止于貧字云不救歸裝貧

陳祚明曰殷先作晉臣與公同時後作宋臣與公殊調篇中語極低徊朋好仍敦而異趣難一也

何焯曰方熊云殷已為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晉安蓋先作長史掾者晉所命也

吳菘曰良才不隱世并不以殷之出為非江湖多賤貧亦不以己之處為是各行其志真所謂肆志無汙隆也

贈羊長史松齡并序○諸本有松齡二字湯本無何校宣和本於序作此與之

下注云羊名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李注中作此與之注吳

劉履曰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主姚泓詰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

石遺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錢大昕曰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

使秦左川詩當史必于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
羊為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惟泓史
稱朱以右將軍領雍州而此遷左將軍小異
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州
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居右此朱鎮雍州
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為右則此云左軍者
信為可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

湯各本本云外

作正賴古人書

黃山谷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
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或者改

不能上賴甚失語法

爾

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

李

洛陽西晉之故都

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甫已一

李注謂宋公裕也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

負痾不獲俱

李注裕行時松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
詰裕行府賀平關洛原詩意靖節欲

與角精爽今何如湯注天下分裂而今九州賢聖則之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

會病不果訪關也從松齡訪關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跡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之
商山之人何哉蓋南所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

遠綺角深遊耳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湯注紫芝歌

谷透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今世遠不如貧幾之

志肆駟馬無貫患澍按貫也無貫患言其患不可

意大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四何皓注清謠指人乖本

本作乖焦本何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媿於四皓然猶

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心

何焯曰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

武羅於羿稟之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聊以寄

其難言之隱也

聞人倓曰劉裕平關中越二年即受禪陶公此

詩念黃虞謝綺角蓋致慨于晉宋之間也言雖

易盡意奚能舒乎

歲暮和張常侍何注時義熙本十四年冬

張野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柴桑

與淵明有婚姻契徵拜散騎常侍不就但野

似哀輓之辭或和當不作悲又野族子張詮亦

市朝悽舊人何注古人千載墓平市驟驥感悲泉

見前驟驥言明日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

潤白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誓言番

番黃髮旅力既愆我尚老無能為也向夕長風

起寒雲沒西山冽冽各本作何校宣和本同氣遂嚴

紛紛飛鳥還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酌

至李注也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湯本云慮顛

頽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何注劉履曰

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于東堂而立恭

靖節先生集卷二 十一中華書局聚

言市朝之變歲月之逝中言風雲氣候之厲人物
糾紛之苦末又自言窮通顛顛莫可如何之勢而
撫己履運有不
勝其憤激者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李注史記律書五月律中蕤賓陰氣

清朝起南各本作南吳非颺不駛亦不遲飄飄

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閒雨紛紛微流目視西園燁

燁榮紫葵於今甚可愛當奈行復衰各本作奈何

云一作當奈行復衰今從之感物願及時每憾靡

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温汝能注晉書郝

亦濟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

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吳本非門前執手時

何意爾先傾在數湯一本作數竟未免為山不及成

慈母沈哀疚二允纔數齡雙位湯一本作位委空館

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湯一本作依前庭階

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

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焦本云一作涕盈

靖節先生集卷之三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僧思悅曰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李本

十一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

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

澤令

李本無中有乙巳秋為彭澤令但在官八十

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

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

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

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

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

非淵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舊說按李本

好事者多尚舊說九字而直接下段秦少游

嘗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祖侃晉世宰輔云

云將思悅與復齋之言併為一條後人莫辨

為誰語今從何本仍思悅原文而以復齋漫

錄另列今故著於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

且祛來者之惑焉

復齋漫錄曰思悅云云秦少游嘗言宋初受

命陶公自以曾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

劾而歸耕於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

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

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

且尚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已

曾季狸曰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仍其說治平中有虎邱寺僧思悅者獨辨其不然謂豈有宋未受禪恥事二姓哉思悅之言信而有徵矣謝枋得曰五臣注文選謂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仍其說獨治平中僧思悅論陶集不然曾裘父艇齋亦信其說以余攷之劉裕平桓元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辭義熙元年也至恭帝元熙二年禪宋觀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斯言則劉氏自義熙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

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喪父殆不足以知之

王應麟曰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吳師道曰予家淵明集十卷後有陽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紘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思悅序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攷但其所言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

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注文選亦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攷陶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則書歲在辛亥自祭文則曰歲在丁卯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宋濂曰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讚于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故不必實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今淵明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訖于丙辰凡十有

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隆安元興義
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
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
爲何年必宋受晉禪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
書甲子耶其說蓋起于沈約宋書之誤而李
延壽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
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
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
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子
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
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
子而後始見耶故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
方云

郎瑛曰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但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元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

故恭帝曰桓元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之詩亦紀甲子其後因全忠篡唐人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尙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卽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贈長沙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正指宋迫恭帝之事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

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趙紹祖曰按汲古毛氏所刻摹蘇文忠手書
淵明集近丹徒魯太守子山銓來守寧國重
刻于郡齋余得一本其後有治平中思悅跋
其第三卷首云云前明宣城梅禹金所刊六
朝詩乘於淵明詩極推思悅之論爲是又宋
景濂集中有淵明像跋亦見及此而王漁洋
池北偶談引傅平叔辨其意亦同而漁洋盛
稱以爲前人所未發蓋未見思悅之論也余
謂淵明文章晉標年號宋書甲子宋書始爲
此說南史亦同自注惟晉而李善取以注文
選五臣更引伸之卽如思悅之論亦非五臣
之失但沈約工詩旣去淵明不遠李善最博

未必耳食為言此二公當非不見淵明集者
 使淵明集中書甲子者僅此九首又皆在晉
 時而無標晉年號者此亦開卷可得而何作
 此言余意集中所書甲子年號轉相傳寫必
 為後人所刪去而此數首特刪之未盡耳注自
 淵明未必首首題年號甲子不過于一年所
 作之前題之如飲酒讀山海經使題云某年
 某甲子飲酒讀山海經成何語耶此數首特
 記一事故書甲子于題首而是歲中所標之
 年號必在前矣後人刪而去之而此數首之
 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此情理自然可想而
 也知者未可便以為宋書文選注之失也若後
 人習用舊說陳陳相因誠不免為思悅所譏
 而黃魯直詩甲子不數義熙前與注不合其
 用意更晦至謝疊山謂劉裕自庚子得政淵
 明書甲子始此蓋逆知其末流所必至此固

強爲之說而何義門欲改文選注以爲當云
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鑿空爲說尤可笑也
澍按晉標年號宋唯甲子之說自沈約著於
宋書而李延壽南史李善文選注相承無異
五臣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猶約說也
至宋僧思悅始創新論謂詩中並無標晉年
號者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豈容晉未
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
子以取異哉由是王復齋曾季狸吳師道宋
景濂郎仁寶諸人起而和之而先生之隱衷
與史氏之特筆幾爲所汨此所謂以不狂爲
狂也按北齊陽休之序錄言先生集先有兩
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

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
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
第可尋是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傳
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則其集必有自
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
生自定之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編
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者乃
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
宋元獻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
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
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本不同有八
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
前爲一卷正集次之止其錄錄者目錄也是

先生集必自有錄一卷而沈約云文章皆題
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例爲言至唐初其錄
尙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後乃亡之遂凌亂
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
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併紀年號休文無
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
以斥其非豈有歷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
延壽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文
謂昭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竊意昭明自加
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
如今本孰能尋其次第思悅等但據題上所
有甲子爲說不知今集自庚子至丙辰十七
年詩止數首而壬寅甲辰丙午丁未辛亥壬

子癸丑甲寅乙卯等年俱無一篇辛丑遊斜
川詩轉不在編年之內其非舊次亦可見矣
余門人趙紹祖謂先生未必首首題年號甲
子不過于一年所作之前題之而阻風赴假
等詩蓋偶書甲子於題首後人刪其每歲所
標之甲子而此數首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
其說近是若宋景濂謂先生清節不待書甲
子而後見則似未審所爭書不書者非甲子
乃晉宋之年號也不書宋號正孤臣惓惓故
朝託空文以見志者王厚齋謂與箕子稱殷
祀陳咸用漢臘同意真先生曠代知己異說
紛紛可以息其喙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文字選各曲阿下無

吳仁傑年譜也以此本傳為庚子年作其說曰曲

阿今丹陽縣也皆將軍官此各置屬鎮軍非兼官

也官制詩題考威之先將蓋于官此年作鎮軍

至乙巳作建威參軍行鎮軍省文耳裕元興此詩

李善注云宋武帝與此用先後識何月不據鎮軍未詳

豈從裕辟者善注引此用先後識何月不據鎮軍未詳

何人此詩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所姑依舊集

編次多先後不倫今既以四月言居首姑依舊集

序不復更定云謝前按是時鎮京口者劉牢之

也此詩作在庚子前說具年譜謝又按仁之和

孫志祖頤谷所輯文選李注補正云題注趙臧

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補正曰趙臧

云按本集此題上著始作二字則在為建威

參軍之前矣末篇從都還詩題著庚子歲三

何人則然此為隆安三年劉裕才參劉牢之軍事至元興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

如子前儒道多從之何晏注論語以空為虛無意本莊

以空圓釋之今此以被褐對屢空又飲酒詩顏生

靖節先生集卷三 八 中華書局聚

屢空對長飢朱子時來苟冥文選會宛轡憩通衢

之各本長作婉變此從文選作宛轡李善注宛屈也投

策命晨裝文選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絲絲歸

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各本千里餘目倦川

文選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李善注獨違其性也其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

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李善注班固幽通賦終

元所獸也此班賦求幽貞之所謂廬吳注張伯起曰真

耳言所謂與時推移何孟春曰靖節初以家貧親老

不得其已而仕此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

朝軒冕時要使山林之念不忘乃為勝耳淵明

望雲慚高鳥四句似此胷襟豈為外榮所點染

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

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李本有

字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各校本作顏

本作再喜見友于李注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

清親表今之否隔友于同憂以鼓棹路崎曲指景限

西隅獨何注潘安而西逝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

風負我心謝按此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凱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漢衡東方碑感鄴人今送凱風悼

皇岐孟子注中一凱風言母時奉瞻以慰是親之過小也此

皆用齊魯韓三家古義無不安戢柅守窮湖李注

制切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

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

期李注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以代風也坎水避下也連用

風浪也崩浪聒天響李注聒也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

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

有幾縱心復何疑李注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歸

士子云能參得此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各本此

从文選李善注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

一煥本下流一百一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李注是時淵明年三十

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事三十一載家居矣謝詩書

敦宿好林園無世情此各本如何舍此去遙

遙至西荆李善注荆州為西州也各時京都非叩棧新

秋月文選船作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

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李白善注說文通懷役

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李善

注淮南子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武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

商秋也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

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李本有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

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

餘善焦毛諸本云一作鳥弄新節冷風送餘善

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注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

莊子逍遙遊列子御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

靖節先生集卷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何焯文曰自詭通識而內至喪節乃吾所羞也正言若

不能為顏子亦不失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心

焦本作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

遠風良苗亦懷新李注東坡曰平疇二句非古之

日在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何注道山清話于瞻小

楷行草凡七八紙連數息稱好散于左右給事張

表臣曰東坡云云僕居田中稼穡是力夏秋之交

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勤勞且耕且種即事多欣如其

貧此何憂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

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何注劉履曰

辛丑躬耕樂道非若後世徒為豐積者此靖節自樂

及賦此詩以懷古命題意有在矣觀其日入而歸
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氣象悠然殆
非言語可得而形容也

黃文煥曰長吟者非真自棄於隴畝也不得不
聊爲之曾中道德經濟之懷豈易向人道哉
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爲
隴畝民卽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意不在酒
也

何焯曰瞻望難逮謂道不可行聊爲農以沒世
也雖未量歲功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行
者無問津蓋寓遯世之意二篇發端皆自言躬
耕非始志下半篇則申時不可爲不事伯朝之
本趣

吳瞻泰曰題曰懷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懷古之

論前首荷蓀丈人次首沮溺皆田舍之可懷者也古來唯孔顏安貧樂道不屑耕稼然而邈不可追則不如實踐隴畝之能保其真也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長

閑李注閑必結切闔也按章淵稿簡贅筆曰顏延年贈王太常詩郊扉晝長閑閑音鼈此作閑字

一異義 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湯本云夕雪傾耳無希

聲在目皓已潔李本云潔或作結羅大經曰此十

者莫能加也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

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

謬焦本云宋本本作謬一作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

由李注漢元朔中武帝詔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

外茲契誰能別

莫江詩話曰是年十一月桓元稱帝著眼年月方知文字之外所具甚多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宋書按

曰錢谿州南岸最狹胡三省通鑑注新唐書陳慶

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蓋今之梅根港也宜有

置軍至錢監故謂之錢谿是時建威將軍劉敬宜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

何注好好是如今晨夕看山

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

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湯本云一何為者勉勵從

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

久離析湯本云折終懷在壑各本何校歸云一本作壑舟

諒哉宜湯本云負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失

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

近緣城五亭本云一名上京亦荆李注南康志

何注或曰上京即栗里原公前移家詩居不一

處也朱子曰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迹曰上京淵明

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記淵明有痕云

栗里兩山間有京栗里可坐十數一人處也澗明嘗醉眠其

上名曰醉石上有京栗里蓋近在京上此六湯一本云

志南康城西七里曰有疇昔家上京即此六湯一本云

載去還歸參李注韓子蒼云淵明自遂棄官歸是歲乙

已故云蓋誤吳瞻泰山曰鎮乙未佐鎮晉時治軍之

官公庚子歲作鎮軍參建威也子蒼誤注泉

山亦未考實澗按先軍威蓋在己亥至甲

再正六年去還歸者謂己亥還歸辛丑

復去故曰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

年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

譜年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

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

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湯一本云常恐大

化盡氣力不及衰陳祚明曰人所慮者衰孰撥湯

云廢一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查慎行曰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

山在上京坡遇雨中屐沾溼據此則上京乃坡

名也王漁洋北歸志云往開先寺出建昌門數

里過玉京山陶詩所云疇昔家上京即此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湯一本云林

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

亭亭月將圓李注亭亭高也果菜湯一本云始復生驚鳥尚

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宣何校

本本作介焦本云宋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

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外何悼况華軒所

以遺守都盡而孤介也一念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

田上何雁行而不予拾遺餘糧宿諸畝首鼓腹無所思

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各本西

焦本何校宣和本作我園

李注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

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于南里之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

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焦本宋

非歸響叢焦本云一雁鳴雲霄萬化相尋異

和本何校宣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湯本

令作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何注西田即西廬新疇也

人生歸有道何注歸趣也衣食固其端何注專孰是都

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

肆微勤日入負耒焦本云一作禾非還山中饒霜露風氣

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湯本一作

已疲庶無異患子樹按四體二語即龐德公率妻

以危我獨貽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焦本云一作劬非顏遙

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何悼曰本非交沮溺之徒而

之乃符也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李注觀此詩知元亮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

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何注劉履曰

此與前歸園田種豆南山下詩意相表裏

譚元春曰每讀陶公真實本分語覺不事生產人反是俗根未脫故作清高

沈德潛曰移居詩云衣食終須紀力耕不吾欺此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曰貧居依稼穡自勉勉人每在耕稼先生異於晉人在此莫江詩話曰是年六月宋武受黃錢當于言外會其微意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穫

李注澗蘇困切

貧居依稼穡湯本云一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

湯注楊惲書田家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

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湯本云亦作侯鳴雞揚楫越平湖

汎隨清壑迴鬱鬱湯本云一荒山裏猿聲閑且哀

悲風愛靜夜吳注王棠曰靜夜鍊字之妙聲更清有林鳥

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積何仲注漢書西流

衰陽也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蓀翁聊得

從君棲李注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後

工既文拘以四聲又卑弱以音韻故士率以偶聲病為

以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

淵明時尚未有古鍾伯敬曰陶公山水友朋之樂即從田園耕鑿

中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曠達所以為真曠達

也

飲酒并序二十首李本

余閒居寡歡兼比湯本云夜已長偶有名

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東坡曰

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陶公云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既醉之後輒題數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

之以為歡笑爾後何世變日甚故每每得酒

飲必盡醉賦詩自娛此昌黎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黃江詩話曰此二十首當是晉

宋不易代之際借飲酒以寓言驟讀之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是李西漢山谷曰此二句

少此語言盡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李注蕭何傳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何注劉履曰平不事二姓甘分田野故

靖節託以自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

會焦本云一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

持之何門元亮先何妨飲王宏之酒在自比平可遊鄼侯

不衰相榮疑各適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

言古各閣本作空立空言从汲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

何注孔子問之榮啓期行年已九十九矣李注詩眼曰近世名

士本作詩云九行帶索榮公老無依或譏余貴耳

賤目則老為解曰榮啓期事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

若淵明意謂至宜何如此窮士之行而所以可悲也

虛設何焯曰當壯年也苟而今都下語猶爾言老彌

戒所得則使百盛之厲節也可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黃文煥曰惜情以爲

酒不肯飲但顧願一作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

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綠君亭本云一星鼎

鼎一訂作百年內持此欲何成何注劉履曰大道久

性保真而徒戀世榮一生能幾乃不速悟何所成

其名乎黃江詩話曰此首是何等見地魏晉六朝

人視易代如逆旅而務弋世俗之浮名不知類耳欲成者全節以合道也言之無迹所以超也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

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晨焦本作為厲響思清因

值孤生松斂翻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李注趙泉山曰此詩譏

麗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文選見之作望東坡曰

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

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泯滅于煙

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能沒改作溪漁隱

詩改此二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胡仔茗溪漁隱

叢話云陶公意不在詩詩以論工拙記在廣陵日見

東坡云陶公意不在詩詩以論工拙記在廣陵日見

下

于

無

未

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句人境四句知後人人

以來無此句敬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

尋繹出始見其高老杜佳句最尤不自知也

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尤不自知也

如多是以則撞破烟樓手爾便塞裳濡足之態矣一俗

本如是則撞破烟樓手爾便塞裳濡足之態矣一俗

字之誤害理如此復齋漫錄曰東坡以元亮悠

見南山無識者以此見為望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曰

時傾一壺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唯

韋蘇州答裴稅詩探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真

得淵明詩意吳菘曰見改為望南山氣索然固已但

以樂天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無意于山乃忽見山

卻不然如淵明采菊之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見耶

且如其言妙對山飲酒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見耶

雷同有妙處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李注張九成曰此即淵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

毀三季多此事湯注漢三敘傳三季之末也達士湯本云

似不爾咄咄俗中愚焦一本云宋本作且當從黃綺

湯注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是皆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非譽毀非所計也

吳注汪洪度曰當時改節乘時者必任意為是非
毀譽自達人觀之無是非也直俗中愚耳故決意
從黃綺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李善注文字集略曰裊

謂之裊也毛萇詩傳曰掇拾汎此志憂物李善注

也李注裊於汲切掇都奪切汎此志憂物潘岳秋

醴似浮萍之隨波遠我遺一文選作達世情一觴雖

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

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

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

語洗盡古於今塵俗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

生則見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

其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況淵明之真
其于黃花直寓意爾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
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
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奇一作姿凝霜殄異類卓然
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知一作提壺挂本何

作云撫寒柯遠望時復為時復按此倒句也吾生夢幻

間何事繼塵羈吳注此借孤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湯注本太元問子為誰

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縷茅

簷下未足為高栖一湯本云世皆尚同願君汨其

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

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何注楚辭世入皆

揚其波李注趙泉山宿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中

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先生不比淵明此首黃江詩話

不足為高栖云云結語斬然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言蓋其地在宋為南東

海郡樹按宋書州郡志晉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

討孫恩濟浙江恩懼逃于海後恩浮海奄至京口

靖節先生集 卷三 六一中華書局聚

山即郁洲乃胸縣地先生參牢之軍道路迴且長

事蓋嘗從討恩至東海故追述之也

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

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李注趙

此篇述其為貧而仕黃江詩話曰賦歸而託言風波則不為折腰明矣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

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

為好何注此淵明不慕身後名也張季鷹云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寶李注東坡曰寶不

吾不裸葬何必惡日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

信也裸葬何必惡李注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

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人當解意表湯

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

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
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風弄月
雖工何補若知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
蹈其軌轍也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

辭李注張釋之取容當世終身不仕仲理歸大

澤高風始在焦本云一茲何注後漢楊倫字仲理

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

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

所之何注長公仲理皆勇退者公以自決如此黃

不出結語可思世俗悠悠非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

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

若穎湯注醒者與世討分曉而醉者顧然聽之而

穎傲為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炳从湯本本云宋本秉作

獨何炳

何焯曰張睢陽有言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不明

大義則醒者何必愈于醉也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

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

為貴悠悠湯本云一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湯本云

多味李注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

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

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此未必意真在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李注灌木班班有翔鳥

託于蓋醉可以艱人各懼禍惟

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

逼焦本作云宋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

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湯本

自作無成竟抱固窮各本本作固窮湯節飢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

鳴何焯曰謂不見治平也陳祚明曰孟公不在茲

終以翳吾情李注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

也蔽夔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

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

良弓湯注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

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率于

靖節先生集 卷三 二十 中華書局聚

國之語以喻己歸田之志黃江詩話曰非經喪亂
君子之守不見寓意甚深覺悟念還傅亮謝晦輩
也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

惑李注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觴來為之盡是諮

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

嘗失顯默柳何注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何以伐齊

哉湯注此篇蓋託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

置酒招之造飲輒盡何焯曰有輩也謝按載醪不得

而親不可得而雜所以待王顏輩也柳蓋下

雲劇秦奕新正由未識不對實希風于柳蓋下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湯

作故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

拂衣非焦宋本云一作拂衣終死歸田里顧炎武曰二句用

懷去介就然之分節欲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吳注力

澤之紀章昭曰一十年乙巳歲星一復周為一紀則賦湯注彭

祭酒當是義熙十年也庚子參鎮何注陶公已參建威州

作為彭澤令而歸距行巳年不正當一紀謂四正此時

世路廓悠悠楊朱焦本云一所以止李注淮南說

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黃可以北墨子雖無揮金

事李注云揮金樂當年濁酒聊可恃金用景陽句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李注彌縫

使其溇黃文煥曰彌縫二字道盡手鳳鳥雖不至

禮樂暫得新洙泗較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

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湯注諸

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如何絕世下

靖節先生集卷三 三一中華書局聚

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湯注不見所問津蓋

世自託于沮溺而歎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快何注

中意也史言先生取頭上葛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

人

李時說也東坡曰但恐多醪誤君當恕醉人言此未醉

醒時語此最名來今觀此劉履曰西山真氏謂淵明

剛制于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

羅願曰魏晉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澹澹朴散

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澹之耶

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

李光地曰元亮詩有杜韓不到處其語氣似未

說明義蘊已包涵在內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

見超出尋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

大義乖老莊之學果兆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

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殷勤
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爲事終日
馳驅於名利之場不見有問津於此者下遂接
飲酒上說其接酒說者彼何等時元亮尙敢講
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二句又謙謂吾之行事
謬誤于詩書禮樂者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非
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
者可以觀矣

何焯曰安溪先生云退之以陶公未能平其心
蓋有託而逃者且悲公之不遇聖人無以自樂
而徒麴蘖之託昏冥之逃也其論正矣然謂感
激而未能平其心則自古夷齊之侶何獨不然
謂其無得於聖人而以酒自樂則其視陶公已

淺矣觀飲酒詩第十六章第二十章恐公之希聖不在韓公下也此與阮籍輩柰何同日而語其不曰樂聖而曰樂酒則其寓言固自有由當晉宋易代之間士罕完節況公乃宰輔子孫無所逃名乎稍以才華著便恐不免況以德名自樹乎隱居放言而聖人有取焉惟其時也觀謝靈運亦以元勳之裔縱其才氣殺身於無名則公之所處合於聖人之道超然尙矣

沈德潛曰爲事誠殷勤五字道盡漢儒訓詁末段忽然接入飲酒此正是古人神化處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莊繁縟者徵引班揚而先生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先生也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
裏好味止園葵大權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
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
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
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涖李注黑齒之北

上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扶木扶桑也清顏止宿容

湯一本云奚止千萬祀李注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

一作客于樹蔭之非獨止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之故華門止

之裏則朝市聲利吾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

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

固窮守道安于邱園疇肯以彼易此乎何注淵明

此詩正言若此四者以平之久矣所未止者胡耳故

淵明皆欲止之抑何見之晚此乎

述酒儀狄造杜康潤色之潤色之本云○湯注舊注儀狄

意似諸是本讀如此誤黃庭堅曰述酒不可解按晉元

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

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

所為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

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

熙後有憾而賦子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

忠憤昔蘇子讀述其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吾

狄猶見其人自注豈虛言哉又曰儀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

分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重黎

國雖未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江陵又補注晉元

數遂盡也素礫未詳修渚疑指江陵又補注晉元

帝即位詔曰遂登壇南嶽受終相亂離南也午也

離為黎則是陶公故訛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

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之書我則鳴

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皇此謂南渡之初也

諸賢猶盛也礫小石修渚長江指其微已甚至此

承首句離照字素礫顯於長江渚其微已甚至此

用嶽無楚辭餘雲則鸚鵡之數全鳴矣使夫百鳥為之相聞句蓋

博勞仲夏之以月鷓鴣始鳴則吳引鳴鳥不聞似非豫

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

湯注義熙元年裕既建國晉帝以天下讓郡公重華謂

熙十此年丙辰裕始改封宋公後以宋公受禪按義

詩言其舊也封而無所嫌也吳師道曰湯冢在零陵九

疑公豈肯以裕實篡之弑神州獻嘉粟西靈本何校宣和

為我馴帝注義熙十四年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獻

有假符瑞以徵之語二句言諸梁董師旅羊各本注

黃山勝谷云羊勝當是羊勝喪其身湯注沈諸公梁葉

此亦言裕誅翦宗室之有以二事相亂使人不覺也

黃文煥曰白公欲篡弑賴何人乎山陽歸下國

成名猶不勤湯注魏降漢獻為靈古之入主不殺之

靖節先生集卷三 西一中華書局聚

終者不有靈若厲之詞也此王文煥曰魏先廢而後弒也

曰猶不勤哀怨之詞也王陵先廢而後弒也

視公閱十餘年善終而零陵乃以次年掩弒裕之

極憤而猶不免於弒也

侯師事卜夏則此借之以言魏文帝也安樂曰公劉

禪也丕既篡漢則安樂不得為君矣黃文煥曰此

用莊子牧乎君乎之語為天子而不自保其身即

求為人牧亦何可得自卜此生者寧以牧為安樂

而君不願平王蒼湯注本舊作韓子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

陵一湯本陽云甫云育三趾顯奇文之湯注裕廢帝而遷

京也峽中未詳雙陵當是言安恭二帝陵三趾似

謂鼎也移于未四句難盡通吳注程元愈曰班固幽

于百儀兮姜本枝于高三辛今李善注大姜南紀羸取威

齊伯夷之齊秦興于平王東遷之意後猶知尊王陵以

姜對羸謂齊秦興于平王東遷之意後猶知尊王陵以

東晉竟為裕所滅而不憤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能為東也語意隱而憤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託言晉也朱公好吹笙也

意古別有朱公修練之事此特托言陶耳晉地吳

去故陶閒居以避世明言其志也河汾亦晉地吳

二師道六日月日中翔河汾日中午也裕以元熙峨峨西

嶺湯本云顧一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

等倫此但言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而

嘗何正之辭也夫淵明之歸田本以避易代之事而

言而亦曰不可不讀離騷見屈子閔宗國之阡危悲夫

留身不死之將隕而超無為以遊之清與泰初而為鄰乃

死猶製形鍊魄陶公此詩憤其主弑國亡而末言原雖

仙修鍊之適且以見亂臣賊子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

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

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激烈

樂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

李注黃山谷曰此篇有其辭而亡其義似是讀

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曰余反覆之

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

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
舊京之語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
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
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趙泉
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
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憺
行弒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
考其退休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
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
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奧不可指摘今於
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
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
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

有在矣類之風雅無媿誅稱靖節道必懷邦劉
良注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
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澍按述酒詩自韓子蒼湯東礪發其端而詞意
未悉至以芊勝爲梁孝王羊勝之事以卜生善
斯牧爲魏文侯事卜子夏皆牽附無義不如黃
文煥注爲善至平王去舊京以下則注家無一
得其意者蓋自篇首重離照南陸至重華固靈
墳此述晉室南渡之後偏安江左浸以式微

鼎修渚卽子美所謂渚清沙白以喻偏安江左氣象蕭颯也至零陵而王氣

遂盡在南嶽無餘雲謂零陵故以南嶽爲言纂弒以成敘

述明顯流淚抱中歎以下乃再三反覆以痛之
神州嘉粟西靈我馴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諸

國獻禾獻芻諸事謂西晉全盛時五胡未亂四夷賓服也今不可見矣次則芊勝亂楚而沈諸梁董師復之謂東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卽有陶侃溫嶠之功國猶有人也今亦不可見矣又下則山陽禪魏猶獲令終不事急急翦除而今亦不可復見焉至以萬乘求爲匹夫不得此牧人所以不願爲君也平王去舊京以下謂晉自遷江左而中原沒於鮮卑劉裕平姚泓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國恥甫雪而篡弒已成也薰獯鬻史記五帝本紀作葷粥周本紀作薰育葷薰獯並通峽蓋邾鄆成王定鼎于邾鄆今洛陽峽邾通也晉五陵在洛陽不敢顯言五陵故曰雙陵蓋亦以嶠之二陵亂其辭其實若除宣景文三

王不數則武惠二帝正雙陵耳三趾乃曹魏受
禪之祥左太冲魏都賦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
注延康元年三趾烏見於郡國裕受禪時太史
令亦陳符瑞天文數十事也王子愛清吹以下
則以子晉棄位學仙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歎
也朱公練九齒閒居遺世紛乃遭亂世而思遐
舉之心也天容自永固謂天老容成與下彭殤
爲對言富貴不如長生卽楚辭思遠遊之旨也

責子

湯注舒儼宣侯雍份端侯通佟凡五人
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或侯作僕佟作

俗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
筆阿舒已二八湯本云一懶惰湯本云故無匹阿
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

一湯本云作六

齡但覓黎與栗天運苟如此且

進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耳又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于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遣興可知也俗人便謂譏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馬大年曰五柳與子儼等疏曰汝等雖不同生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

雍端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醒軒云安知

雍端非雙生

謝按顏誅先生居無僕妾則醒軒說誠是

何焯曰老夫耄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哉此責子所爲作也又曰人不學安知忠孝爲何事陶士行後人遂爲原伯魯之子此公所以俯仰家國而感歎於天運如此也又曰國亡主滅何暇復恤子孫爲門戶計故歸之天運也

張廷玉曰杜子美遣興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獨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余謂淵明襟懷曠達高出塵瑳之表大抵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故遂作貶詞耳況雍端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尙淺可遽以

不肖斷之耶如世俗所論則古人必皆作譽兒
癖而後可也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
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
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 湯本云
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
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

肥怒如亞九飯

吳注詩怒如調飢說苑子思居衛
三句九遇食澍按言常飢亦三句

九飯之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 湯本

亞也悲常善粥者心深念 從何校宣和
作念各本恨蒙袂非

新作足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 從何校宣和
本攸各本

彼作志固窮夙所歸何焯曰攸亦所也變斯文作對言

當以固窮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李注趙泉山

為師也艱食之終尤為酸楚老至更

蜡日李注蜡臘祭名伊者氏始為蜡蜡也者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

花湯本云一作葩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湯本云

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此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近時吳騫拜經樓詩

話以為與述酒篇同意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

和感惜為歲之終喻典午運已告訖而宋祚方

隆臣民已多附從不必更滋妨忌故曰無妨也

梅柳夾門植梅喻君子柳喻小人夾門植謂參

錯朝山君子不能厲冰霜之操小人則但知趨

炎附時望風而靡一條有佳花有者猶言無有
乎爾酒中適何多裕以毒酒一鬯命張偉酖帝
偉自飲之而卒又令兵進藥而害之言酒中之
陰計何多我唱爾言得謂裕倡其謀而附姦黨
者衆也章山有奇歌山海經鮮山又東三十里
曰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
以爲內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
山以寓意猶述酒詩之用舜冢事也淵明爲桓
公會孫昔侃鎮荆楚屢平寇難勳在社稷未能
明多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
使我祖若在豈遂致神州陸沈乎有奇歌蓋欲
效采薇之意也澍按吳說迂晦恐未必然姑識
于此以俟知者

靖節先生集卷之四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擬古

吳注劉履曰凡靖節退休之後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

古雜詩名其篇云
○李本有九首字

榮榮窗下蘭密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

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一作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焦本云一作

非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

何有吳注劉履曰君謂晉君靖節見幾而作由建

代之作此後終以身不仕豈何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

故物一別而榮茂者遠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不

不可為醉也諸少年似可向之傾命嘉友者當隔竟何

所而成就乎此靖節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憂國者發

也而劉履以此為易代之後在朝諸親舊或有勸其

仕者故作此寄別之時本不謂久因嘉友留連致

君即指蘭柳初別之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蘭柳

乖始願虛棄景物有負前言多謝諸少年乃蘭柳

責望之詞言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蘭柳

氣相傾迷溺之深命且不可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

之曰相傾迷溺之深命且不可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

矣詩意似借蘭柳作北山移文以

為招隱欲其謝外誘而堅肥遯也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云一本作志汲古閣本無終問

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湯各本本作春湯

注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行李注董卓遷帝于長

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疇奇

士乃署為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

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

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虞

墓哭泣而去瓚怒曰致何不送章報于我疇答云

云瓚壯之疇得北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

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魏志疇北歸百

家疇為約東與舉不學狂作焦本云一馳子直在百

學校北邊翁然舉不學狂作焦本云一馳子直在百

年中

何孟春曰疇之兩不受爵命

三國志田疇傳疇後赴曹操辟討烏

桓論不受封

庶幾能始終者或謂疇誓言為虞報

讎卒不能踐而為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

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

說見吳師道禮部詩話

春謂

晉宋易代之際士如疇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

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馳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為零陵王

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

亮寄慨于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溪叢話云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

為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

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觔為田

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
澤為瑯琊王晉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
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
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為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
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為靖節所慕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本從橫
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
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

定何如吳師道曰此篇託言不肯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
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作焦本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日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
高墳互低昂積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

貴亦復可憐傷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

澗按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

之視昔耳哀司馬卽是哀劉裕意在言外當善

會之

東方有一士新湯注國語東方有士曰爰旌目愈被服常不

完三旬九遇食湯注說苑子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湯注

云一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

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

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何注上絃下絃猶

孤鸞並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吳注汪洪度曰

琴曲名並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此與從田子春

乃遊意略同只別鶴孤鸞聊寓本懷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

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

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

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

為世笑嗤各本作嗤从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湯注前四句興而此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蔣薰曰稷下之士乃趨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

詩想為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李注

方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

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何注劉履

作于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過開明温煦之象清夜則

已非公肆行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是

恭帝雖得一時掩蔽葉中之樂不無感歎于懷譬猶雲

其明年六月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弒此靖節預為潤悼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

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李注荆刺秦王太子及賓

客皆送至易水亦寓憤世上之湯注不見相知人惟見焦一本

是作純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

得吾行欲何求湯注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卒絕而

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為語也伯牙之琴莊子此

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語人而無可聽之言此

淵明所以罷遠遊也何注此晉亡以爲燕報讎之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

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湯注時代遷革不復可

聘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何注此詩全用鬼谷

不見天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見崇岱之松柏乎

靖節先生集 卷四 四一中華書局聚

上枝干于青雲下枝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黃文煥曰劉裕是以戊午年十二月為恭帝晉主于東堂立瑯琊王德文是為恭帝己未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禪長江邊豈種桑之地為裕所立而無以防裕勢終受制遂坐聽改革無可追悔也事至于不

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雜詩二李本有十首字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

身落地為流焦本云一作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

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

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以此篇合榮華難久居為一

篇日月不肯遲合我行未云遠為一篇我

白日淪西阿作阿各本素月出東嶺遙遙萬

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

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何

樂之安溪先生不能為此言非豪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傾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

也先生云二章悲事業之不成就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蕓今作秋蓮

房巖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注何注庭燎詩夜未央

作遠謂未遠盡也王融三日月還復周各本焦本

作有環周非復今從之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

此斷人腸感興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

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舉樽中酒乾也與孔文

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時冰炭滿懷

抱百年歸焦本云一邱壟用此空名道何注謝靈

王詩一隨往自化滅于志在四海于是冰炭交戰至人

老死之將至而目前莫非真樂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

翥荏苒歲月積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

樂自欣豫寫出老少壯覺襟值每每多憂慮氣力漸

衰損轉覺日不如去何聲注壑舟無須與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

懼湯注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

淵數必聞道而後免此此

澍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

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

超荒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願離情而遠舉

注曰舉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昔聞長者湯一本云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

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李注男子自二十九則為盛年一毫

無復意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傾家持持各本

時作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

陌弱質與運積元鬢早已白李注靖節素標插人

頭前途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

何之南山有舊宅

葛常之曰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

江平不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

糠豈期過滿腹但願湯本云飽粳糧御冬足大布

何注大猶麤也樹按左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

已見長史贈右軍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

方何謂曰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焦本云一

為陶一觴何注呂東萊曰天地之間甚可望所業在田

生敘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乃曰人皆盡獲宜拙

卻中有一任他底氣象便如此此地步儘不此等入質高

不知怨不尤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正見非公之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

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

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楚何注

閉所謂關梁不通絕音寄斯篇黃文煥曰一心處兩端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

崖何注書車衣服以庸車沈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

董焦司本悲風一作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

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

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鷓鳴清池涉暑經

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澗按此三遙遙從羈役

行役之感也

嫋嫋松標崖湯一本云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

柯何可倚湯又本云華柯真可寄養色含精氣粲

然有心理李抄湯語後云東坡和陶無此篇澗按諸

本皆題雜詩十二首并此首其數乃足今仍从諸本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李善注孤雲曖曖空

虛作中滅何時見餘暉李善注王逸楚辭朝霞開宿

霧衆鳥相與飛李善注喻衆人也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

歸李善注亦喻貧士何注劉履曰朝霞開霧喻朝

林未夕來歸則又自況其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

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湯注孤雲倦翮以興

從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何焯曰孤雲自比其

高潔于萬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擁焦本云一褐曝前軒初學記作南

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闕竈不見煙

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初學記作日閒居非陳

阮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何注前

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又云賴古多此賢淵明真所

也陳蔡見圍仲尼不疑吾道之非況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李憲注納決履湯本

屢作清歌暢商商焦一本云宋本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

相尋弊襟初學記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初學記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

心何注莊子會子居衛捉衿肘見納履踵決曳縱

俱仁義之慝與馬二飾憲不忍為也此詩決履清歌

苟同寥落爾欽乃知淵明乞食自非計也何復焯曰非獨

遠于無愧于仲尼而已如子貢所以告二期原思自

舍幾是人先生以此詩自命真聖人之徒為苟得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李注劉云向列好爵吾不

榮焦本吳榮厚饋吾不酬一日壽命盡弊服仍焦一本

乃非蔽覆不周李注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

日何充以為溢其妻曰以康為足不斂何樂于此而

辭為康乎其妻曰先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

靖節先生集 卷四 八 中華書局聚

下不受卑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忻天下之淡味安天

仁求義亦得宜乎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

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悼

者曰此死生不改其操也貧賤不以道得

袁安門校各本和作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李注漢

見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令人

孝廉之舉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温採

莒足朝餐何以悼曰莒疑作稻後漢獻紀尚書郎豈

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名何悼曰苟求富樂則身敗

修名之不立也但恐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一作厚

非顏何注韓非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出見

戰勝故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

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李注張仲蔚善屬文

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湯注莊子古之得道者

也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詩外悼曰自易其事在

其世後後知人之論昔在湯本云黃子廉湯注黃蓋傳云

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黃潛曰陶靖節詩昔在黃

子廉彈冠佐名州後劉潛夫詩話亦云黃子廉之名

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而遺其祖豈弗深

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

潛筆記漢黃香之孫守亮字非名也吳騫曰黃文獻

云未審見于何書見且後漢及子瓊瓊孫琬並著于

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饑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

歎腴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逸哉此何焯曰

終不為妻子所累貶節復出也

詠二疏

湯注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

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

辱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名立如老

故鄉不亦善乎即日子上疏乞骸骨宣帝許

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

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

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

樂○按李本有此序係大書題下有并序

二字湯本焦本俱無毛晉綠君亭本云疑

後人增入依宋本刪今從之三大書為分注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之湯注蔡澤云四時借問

衰湯本云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

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

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

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
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
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或勸廣曰
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
則益其過詩意蓋謂問金終是寄心于金廣以清
言曉故老之未悟也李注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
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出而
返不如從病得愈其味勝于
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
微忠湯本云一作中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
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湯本云一作顧命安可違

臨穴罔惟湯本云一作遲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

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霑我衣

嚴有翼藝苑雌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

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

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

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

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

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

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

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

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樹按古史論者曹子建

詠三良曰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以安此慨魏文

之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之

節荆軻寘報讎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
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
里

葛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
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
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
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
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
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
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
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
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

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
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
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
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
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黃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忠君之夙懷非
一時勉強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
臣子報君卽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
他朝乎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
悲各不相妨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
卿君湯一本云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

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湯注淮南子高

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何注樂書蕭

蕭哀風逝湯本云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

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

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湯注魯句踐聞荆軻之

于刺也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注何

劉履曰此靖節憤宋武執奪之變欲為晉求得如

荆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

蔣薰曰摹寫荆卿出燕入秦悲壯淋漓乃知

潯陽之隱蓋未嘗不存子房博浪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
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疏三良荆軻詩淵明擬之厥意固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疏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況事易代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弒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讐如荆軻者乎又無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也

讀山海經何注山海經劉歆校定載海內外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吳

越春秋皆以爲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益疏而記之郭璞爲注并圖讚李注按讀

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李善注上林賦曰垂條

吳師道曰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又在楊雄前何注楊雄傳枝條扶疏師古曰分布也又呂氏

春王秋樹肥無使扶疏宋玉笛賦敷紛茂盛扶疏四

以分離則此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

種時還讀我書且選作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李善注漢書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

曰門外車歡言文選本作然酌春酒摘文選我園中

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李注周

民發古太康二年汲縣之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所載劉履之曰此詩十三首皆記二書

寫幽居自得之趣耳觀其衆鳥有託吾廬為

樂可知矣葉夢得曰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情性但

能輸寫中所欲言無所不佳而世多役于組織

嘗觀元亮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

手初不自知為口仙釋而字也何焯曰安溪先生云

公宗尚六經絕口仙釋而字也何焯曰安溪先生云

託為讀山海經數章頗遠遊之外類也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一作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

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

效俗中言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

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西王母宴穆王于

瑶池之上王母為天子謠曰云云○何焯曰王母

自謠耳豈為周王亦自道也

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

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何校宜和本作洛洛

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湯注惟帝之平圃闕阮南

何孟春曰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

清瑤出處以為竹水雕刻之工比諸退之所謂

紅皺黃圓者良可笑也

丹木生何許李注乃在崆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

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

重我軒皇一作黃湯注赤實食之不飢崆嶺山出焉其中多黃華而

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一作甚可憐朝為王母使暮

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

湯本云願惟酒與長年湯注又曰三青鳥之主為西王母取

文何注楚辭願寄言于三鳥今去騰疾而不得黃文何注楚辭願寄言于三鳥今去騰疾而不得黃

之索酒想之索酒想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蕪按蕪當作無東山經

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

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湯注有扶木柱三百里

靖節先生集 卷四 古一中華書局聚

有谷曰賜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在上何注山海經下居水中有大木九齒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

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

母心湯注三珠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

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

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

渠央李注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知古

文多缺乃壽也樹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海經之有不死

與首何孟春曰東坡云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

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

身後湯注欲得欽父于河渭力欲追日景速之于禹谷至

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注者神入之名

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何注禹谷

郭璞注云禹淵也今作虞淵○何焯曰妙在縱其

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餘迹○二句言其為夸也

至死不悟樹按此蓋笑宋武垂暮舉事急圖禪代

而志欲無厭究其統緒所貽不過一隅之蔭而已

若乃反言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天

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

設湯本作役在昔心良長詎可待少湯注精衛炎帝之

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

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為恨因閱讀山海經詩

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
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
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
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長在意旨相應五
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
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
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
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
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
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會紘書周必大曰江州
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會紘說以刑天
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
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

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長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襲曾紘之意以爲己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夭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獸名刑夭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朱子語錄或問形夭無千歲改作刑夭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薌林家藏邵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

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

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何孟春日此疑已定于考亭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

子之賦遠遊也精衛刑天云云悲痛之深可為

流涕

澍按刑天舞干戚正誤始於曾端伯洪容齋朱

子王伯厚皆從其說獨周益公以為不然近世

猶有伸周紂曾者如何義門汪洪度皆是微論

原作刑天字義難通即依康節書作形天既云

天矣何又云無千歲天與千歲相去何啻彭殤

恐古人無此屬文法也若謂每篇止詠一事則

欽鴉窸窳固亦對舉若謂刑天爭神不得與精

衛同論未知斷章取義第憐其猛志常在耳以

此說詩豈非固哉高叟乎

巨猾肆威暴欽鴉違帝旨窳窳強能變祖江遂獨

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鷓鷯豈

足恃湯注鐘山之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鷓殺祖江於

為鷓鳥見即其人邑大早窳窳所殺復化而居弱此物

注云鷓本蛇身其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居弱此物

樹按祖江今山海經作葆江郭璞注葆江或作祖

元賦弔祖江之見劉李善注引山海經亦作祖江

此篇為宋武裁逆作也陳祚明曰不可如何以筆

誅人之事既非以天臨之

鶉鵝湯本云鶉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

當時數來止姚寬曰懷王之時也青邱有奇鳥自言

獨見爾何校一宣和理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湯注

拒山有鳥其狀如鴟其名曰鶉鵝精見則其縣多放

終迷不悟乎
寄慨無窮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之

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湯注管仲請去三豎

避長沙公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黃文煥曰讀

旁及論史當復何及哉此使後人尋繹知引援故

實以慨世非後異聞也謝按晉自王敦桓温以此

劉裕共蘇相尋不聞黜退魁柄既失纂弑遂成此

挽歌詩諸本字今從之李本有三首挽歌詩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日在一作

作鬼錄魂氣湯本云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

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

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湯本日云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

時更

湯一本云作復

能嘗殺案盈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

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湯本

央

云一本有荒草無入眠極視正茫茫二句極又作直

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湯本

云一作來

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巍巍馬為仰天鳴

風為自蕭條

緣君亭本云一作鳥為幽室一已閉

幽室一已閉

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

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

所道託體同山阿

李公煥引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

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

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續之際者辭情俱達

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
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
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
出之附于卷末又引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
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
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
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
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
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
決非擬作從可知已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
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袁
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
流達士習尙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

語而惡言之也不公煥曰按蘇劉皆

王世貞曰陶徵士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

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湯本云一遠招

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惜之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

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高柯濯條榦遠

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何注惜

不再見莫知其姓考晉宋書及南史亦無此人羊意

必晉書潛本傳所謂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

歸田園居湯注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

公紡績判則與陶然矣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
 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
 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
 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陳正敏曰文選
詩如今擬休用上為人怨別詩曰日暮碧雲合佳君田未
來韓子蒼曰東臯園一首今此詩亦收行在陶集中前五首
也詩種苗在東臯園一首今此詩亦收行在陶集中前五首
亦因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園為末篇東坡
也類當如張相國本題為雜詠六首為不類故唐人唐子
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為不類故唐人唐子
西向余如耳此說歸去來句以然淹本無淵明情致徒
效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然淹本無淵明情致徒
一洪邁曰歸園田徵君末篇蓋陶三章云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集誤編雖
有荷鋤倦濁酒聊自理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雖
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亦兩和一之士皆隨句而後成不
於擬古九篇中東坡又東亦兩和一之士皆隨句而後成不

珍做宋版

復自細考耳何甚愧淵明曰陳善語微蝨新語云東坡詩和陶
詩自謂不耳甚愧淵明曰陳善語微蝨新語云東坡詩和陶
合者自然要知陶淵明詩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真
也澗按文通此詩載在文選其不當入陶集甚明
惟子蒼以田園六首末首乃敘行役不知所集指何
未見張相國本考亦

問來使白湯注此蓋晚唐人因太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

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

應熟容齋隨筆問來使詩諸本皆不載惟晁文元

陶令歸去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杜公送韋郎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

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

問松栽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
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興諸子
句亦是也蔡一條西清詩話曰陶集屢經諸儒手
然有問來使一條西清詩話曰陶集屢經諸儒手
二本有之李白尋陽感秋浪詩陶令歸去來山中酒
應熟其取諸此云嚴羽滄浪詩話此篇體製山氣象

與陶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入陶集中
瑛曰此篇乃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

湯本作寒云松顧湯注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

一作寒云松顧湯注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

是作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絕然可知或雖

顧作用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李注許彥周詩話

詩曰誤此入彭澤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五

安化陶澍集注

賦辭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

何注董作士不遇賦司馬作悲士不遇賦今見藝文類聚而古文苑載董賦為備

余嘗以三餘之日 何注魏志董遇曰讀書

夜者日之餘風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

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

子之篤素 焦本云一作素業 自真風告逝大偽斯

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

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

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 注何

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高士傳四皓

逃入藍田山歌曰唐三閭發已矣之哀注何

人屈原離騷其亂曰已矣哉國無悲夫寓形

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

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

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

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我何注莊子大塊載

注大塊也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

自歡李注韻語陽秋曰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

一壤擊于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或大濟於蒼生靡

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
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

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

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焦本汨

一作恆以長分美惡作以焦本云異途原百行之

攸貴莫為善之可娛何注後漢書東平王蒼言為善最樂奉上天之

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

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

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

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何注張平

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魁神農

後也並古之君號孝經鈞命訣佳己感龍生帝魁宋衷春秋傳也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

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

季之終蔽李注爰盜張釋之字

徙釋文帝稱善拜者釋之僕射宜愍馮叟於郎署賴魏

守以納計李注馮唐魏尚何注漢馮尚坐唐為郎中署

差六級下吏削爵罰太重重帝令唐持節雖僅然於

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

說今何注韓非子龐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

不三一人而言三信乎曰寡人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

秀朗紆遠轡於促界何注漢賈誼為梁懷王大傳

達國體古之伊管未所能遠過可使時見悲董相之淵

致屢乘危而幸濟何注漢董仲舒以為江都王相易

重焉膠西王尤縱恣仲舒復相膠西王王善待之

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所治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

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

恆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天而又貧傷

請車以備擲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

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

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李注色立伊古人之慷慨

病焦本作痛奇名之不立至何注楚辭老冉冉其將廣

結髮以從政李何注廣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

衛青注謂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動一作衆

人之悲泣何注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子不遇時若

匈奴者盡封侯而廣不責爵邑從大將軍衛青擊

匈奴失道青使青史急責廣上簿廣曰將軍結髮與

大將軍徙小廣部曲行回遠又迷軍出接單于兵而

引刀自剄其中心誠信於壯士大夫垂泣商盡規以拯

弊言始順而患入軍何注王商傳成帝時商為左將

後為丞相甚尊任之而大將軍王鳳怨商使人上
書言商閨門內事會日食大將中大夫張匡上書罪
狀商免相發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昊

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
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
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
良價於朝市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書不委曲而累己此二
語足以津筏吾人至於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
而又貧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泫然流涕文
之感人如此

閑情賦

并序
閑作
何本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
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
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
士奕代繼作並因從張自烈本
因各本作固觸類廣

其辭義

而何平注賦情始楚宋玉漢司馬相如

魏則陳琳阮瑀曹植王粲作閑邪賦

應場作正情賦曹植作靜思賦晉張華作

永懷賦此靖節所謂弈世繼

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者也余園閭多暇

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

意乎

夫何瓌一作環皆非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

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

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

易夕感人生之長勤何注楚辭惟天地之長勤同一盡

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

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續紛瞬美目以流

盼含言笑而不分李注此章說莊姜容曲調將半

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

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誓李注誓過失也說文愆字

俗作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何注楚辭兮

恐高辛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何注楚辭

之先我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

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

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元

鬢于積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

而為黛隨瞻視以閒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

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

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

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願在晝而為影常

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

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

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

晨零顧衿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

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

徒契契許結切焦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

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何注楚辭朝飲翳青松之

餘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襟一作竟寂寞

而無見何注楚辭野獨悵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

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

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

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

年之晚暮何注楚辭恐恨茲歲之欲殫何注禮記

盡也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

失權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昂盈軒

何注淮南子西方其星畢

昂北風淒淒惘惘不寐

何注楚辭夜寐

衆念徘徊起

攝帶以伺晨繁霜燦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

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

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

就過

李注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就過何注楚辭願寄言於浮雲今遇豐隆而

將不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

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

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

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

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姚寬曰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出張衡同聲
歌云邂逅承際會偶見充後房情好新交接
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
幘在上衛風霜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舛無

儲粟李注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

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

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

而翁平生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耶生所資

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李注令脫

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李注衛

使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謝按

部當時刺史得自采辟所于時風波未靜心

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

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

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

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

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

李注詳序意其艱窶就仕可知容齋隨筆

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

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

畝種秫五十畝種秫其自序云公田之利

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

秋至冬在官八十月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

粒到口蓋未嘗顛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李注
云程氏妹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
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序乙巳歲十一月也李注以韓子蒼曰傳言

去即奔日武昌余觀此而士淵既以自違己以程氏又媿

役于口腹如意不此世欲人但久矣不及屈於州縣吏

為高故以因督郵而能為士識去就哉躬

意固食且猶不恥而取書及南史陶潛傳

矣何注容齋隨筆曰晉書及南史陶潛傳

皆云潛為彭澤令素簡貴不見私事上官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數曰吾郡

不解印綬去賦折腰來以遂其志案陶集

載此辭自督郵所云觀其語意乃以疑妹喪

而此辭緣督郵所謂云矯厲違己之說疑必

有去屬不略及武昌自可見也

歸去來今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

注淮南子曰是奚惆悵而獨悲兩句注許彦周曰此

形神俱役者也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途之未遠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日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也非舟遙遙一綠作君亭本云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史作熹亦熙字也熙

也光明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逕就荒李善注三逕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控廉逃

名不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顏何注朱子語類張以道曰眄庭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李善注韓詩外傳

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園日涉以成趣李

善注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趨走之

以名趨避聲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何注

也七喻反藤也見後漢書蔡順傳注又談助云時矯首而遐

見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

撫孤松而盤桓何注吳正傳詩話曰歸去來辭三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繫松於逕荒景翳之松下其

意可知矣又好奇言孤松如冬嶺秀孤松如青松在

東園衆草沒奇姿下云連林也人歸去來今請息交

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文選復駕言今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李善注說文曰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

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李善注賈逵國語或

命巾車李善注孔叢子曰禮注曰歌巾猶衣也駕或

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孫志祖文選考窮異尋壑何

荆州同窮李善注曹據贈石亦崎嶇而經邱埤蒼曰

安之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李善注始善萬

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李善注尸子老萊子曰賦曰人委

性命今胡為乎遑遑文選無此下有今字欲何之富

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華封人謂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李

注阮籍奏記曰臨清流而賦詩王綽曰漫錄云淵

將耕東臯之陽臨清流而賦詩明歸去來辭臨清

越一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之語其

如意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于曹孟德泉涓

涓而始流出于潘安仁此聊乘化以歸盡李善注

謂之生化于陰陽象形而死發樂夫天命復奚疑

而已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

李格非曰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

見有斧鑿痕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

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
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

不悲矣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李公煥曰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晁以道答李持國書曰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吾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于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不得中正者也

王若虛曰東坡酷愛歸去來今辭旣次其韻又

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
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張子烈曰王維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
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
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當時一見督郵則
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
人我攻中不鞭其後之累也嗟乎先生賦歸去
來古今第一流襟期王維妄肆譏評何哉偶爾
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慙之慮直是後世宦
路上人展轉妻子狡兔屢營到底不休又何以
成靖節也

謝按言爲心聲觀維此論所以不取
假鬱輪袍進身而終汗祿山之僞命
顧亭林屢致
其譏有以夫

林雲銘曰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

豈未仕之先曾不知束帶謁見之事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仕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葦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篇中曰獨悲曰自酌曰孤往蓋有世人不能少窺萬一者結曰乘化歸盡樂天知命則素位而行天壽不貳矣此文爲騷之變體騷哀而曲此直而和蓋靈均于楚爲宗臣先生于晉爲遺老一爲箕比一爲夷齊所處故不同也

澍按先生之歸史言不肯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何託而去初假督郵爲名至

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爲思以巖栖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今爲拈出讀者自可以推尋而得之矣

靖節先生集卷之六

安化陶澍集注

記傳述贊

桃花源記

并序李注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源乃沅水曲流而南

有障二山東帶鈔鑿溪周回三十有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李注漁人姓黃名道真

緣溪行

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

芳草

一作華

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

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

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

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

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

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

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

便扶湯一本云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

此李注太守劉歆樹按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

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何注

晉書有傳聞之欣然規焦本云往湯本云一字

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

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

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湯本云一作良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

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

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李注

唐天子西曰唐及觀淵明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

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

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晉人尚不知有漢無其

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商造語而有元亮其

也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

神界李注桃花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

曰自始三十三年胡亥立三年燔詩書又明年

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燔詩書又明年

甯康三十五年而為魏魏八十年明改元太元至孝武

元十歲盈數要之六百年載為近實而桃花源事當

在孝武帝太元蹤隱五百年之語輒改為太康中彼不

陵記直據奇蹤隱五百年之語輒改為太康中彼不

知靖節正太元時劉子溘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

驥者靖節正太元時劉子溘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

靖節先生集卷六

二一中華書局聚

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康駢曰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
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
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
來鳥輒先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
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麟之
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遁逸
趙與時曰靖節所記桃花源人謂桃花觀卽是
其處不知公蓋寓言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
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
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

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谿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諸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洪邁容齋隨筆曰淵明作桃花源記云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

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說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考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吳師道詩話曰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

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是言愚觀翁慨然叔季寤寐羲皇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頗與前輩之急相發

晉故征西

李何諸本
作西征誤

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

毛晉曰晉書作鄂
毛晉曰晉書作鄂
毛晉曰晉書作鄂

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

毛晉曰晉書作司馬祖父揖元

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

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
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
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温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
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
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
受分陝之重何注袁煥與曹植書君公鎮武昌并

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

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
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李本何本便步歸家
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
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
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褒簡穆有器識時為

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
彥君在坐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
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
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爲褒之所得
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
爲江州別駕巴邱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温參軍
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遊龍山參佐

何本云一
作寮伍

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

服有風

何本云一
風何下有至字

吹君帽墮落温目左右及賓

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温命
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温
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
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坐歎之

何注

其文不傳東坡嘗為補亡盛壺嘉云征西天府重
 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袷
 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橫枅競秀榆柳獨脫驥交
 驚鴛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
 茁髮惟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
 夫揚解兜將舉罰請歌相鼠以此爵嘉解嘲云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
 壑散髮箕踞墮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
 忘履不知有非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
 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
 不簪而附歌詩甯釋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
 殺二篇辭致超卓古今龍山當日之會若有東坡
 此文四坐之英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
 真可以絕倒矣
 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
 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
 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
 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
 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
 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

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

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

中郎俄遷長史在朝墮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

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

造夕乃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

御卿何注東坡曰晉士多浮虛而無實用然其間

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温平生輕殷浩豈

嘉如孟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

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

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温

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

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

曰漸近自然晉書作漸近使之然東坡曰淵明孟

靖節先生集卷六六一中華書局聚

竹之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語雖然至今晉書乃云漸近

使然則里少年鄙語雖然至細事然足以見

許敬宗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

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

明從父太常夔澍按魏書司馬氏傳曰陶夔潯陽

書陶夔為王孝伯參軍當即此陶夔先生歸去來辭

序家叔以余貧苦亦疑謂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

也惟尚書太常官階為異

作公不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

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

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

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
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
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容齋隨筆曰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己者故常持甯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師昭溫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王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沈湎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惟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尙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

事中郎長史在朝墮然仗正必不效邈超輩輕
與温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
龍山落帽豈真不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無勢
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
全於酒幸以考終然才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
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

何本云無其字

一

姓字宅

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
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
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
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

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

若人之儔乎

今一本作味其言一本作極其言酣觴

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

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

人也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後爲彭澤令去家

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

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淵明本傳潛少

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

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毛晉云宋本無此二句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何注景同窮居

采薇高歌何注藝文類聚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

感懦夫事見伯夷列傳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

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事見殷本紀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
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事見管晏列傳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
劍懼茲餘恥令德允聞百代見紀事見趙世家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殮至言慟由才
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
賢逢世多疑候詹本何本作候詹謝按詹謂太卜鄭詹

尹也詹今从寫志感鵬獻辭事見屈賈列傳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

災伎作焦本枝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事見韓非傳

魯二儒

易代隨時何注代之義大矣哉作大為是迷變則

愚介介作藝文類聚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汗我

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作藝文類聚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藝文類

同皆為我異而藝文類聚斂轡竭來獨養其志寢

跡窮年誰知斯意釋事見張傳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

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曰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由此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王應麟曰淵明讀史述夷齊箕子云云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而史立傳非也

扇上畫贊

荷蓀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
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

陽珪

三五道邈皇何注五帝三溇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

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

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

彼結駟甘此灌園楚何注高士傳陳仲子居於陵

相仲子入告其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

矣結駟連騎所甘不日一肉而懷楚國之憂可乎

與於是謝使者遂相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

高謝人間大何注漢書張釋之容當世終身不仕岩

岩丙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前路威夷漢何注漢那

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鄭叟不合垂釣川

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尉何注後漢鄭敬字次都

精學同郡鄧敬為督郵過存敬敬方釣魚于大孟

嘗遊學天網時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何注後漢

不起孟嘗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英哉

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周陽珪事未

之周翽當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

飲河既足何注莊子偃鼠腹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

契孤遊至何末以藝文類聚隱逸部贊類載矣哉周子

日作恬然曰琴曰書顧盼寡儔數字不儔作

尚長禽慶贊各本無此篇何孟春据藝文類

載卷後何曰此贊今本無之豈唐初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

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反豈

知反何注尚長見高士傳後漢書作向長字子平

益卦敷曰吾已知富不如此貧貴不如此但未知死

靖節先生集 卷六 十一中華書局聚

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
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靖節先生集卷之七

安化陶 澗集注

疏 祭文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侈天地賦命生必有死子梁元帝金樓

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何注孔子叢子孔子四友

云然者特謂其同列耳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

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

東西遊走沈約宋書作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茶毒

李注趙泉山曰五十年當作三靖節從乙未十

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

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乃追述之辭豈謂東西遊

靖節先生集 卷七 一 中華書局聚

走解在五遊後哉即依宋書無少字非追述遊走不

也來酬答亦無妨以東西遊走為言性剛才拙與物

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俛辭世使汝等幼而

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既一事矣李注東塾燕談曰孺仲當作儒仲後

少立高節光武時相連而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

為友後子霸客去為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向見

奉書于霸客甚光舉措有適而怪我兒蓬髮歷齒未

知禮則見清節而有顧榮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

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子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

歷齒君躬勤苦子安得不慙兒女以養乎霸屈起而笑曰

有是哉遂共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李注東塾

終身是隱遂共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燕談曰嵇

康高士傳求仲羊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不出

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

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

欲使守楚國授之以政妻曰妾聞隨之以可銖食以酒肉先生食

隨以鞭捶可授之以官祿者可隨之以銖食以酒肉先生食

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

而江南抱茲苦心良獨內愧作金樓子少學琴書偶愛

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

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

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

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

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宋書作柴水之勞

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宋書作

不焦本同諸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

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

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何注靖節曰

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穎川韓元長金樓子

長王應麟曰謂韓融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

終何注八當作七樹按何蓋據後漢書韓韶傳兄

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王應麟曰謂汜毓

避唐諱治字幼春蓋嫌晉時操行金樓子人也七世同

財家人無怨色何注晉書汜毓奕世儒素敦睦九

家兒無常主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

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李公煥曰趙泉山言或疑此疏規規遺訓似過

為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

可廢乎靖節當易簣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

倫大義欲表正風化與夫索隱行怪徒潔身而

亂大倫者異矣

張自烈曰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

問也窮達壽夭既一眼覷破則觸處任真無非
天機流行末以善處兄弟勸勉亦其至情不容
已處讀之惟覺真氣盎然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
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
寢疏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
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

特百常情

傳百痛

一作迫

李注

謝元

非慈妣

李注

庶母

早世時

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
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
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
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

李注

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駕還江陵是冬母孟氏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

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

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何校

宣和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

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

熒熒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

知相見蒿里何注墓地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

窆永寧后土李本何本右士何云右疑感平生

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

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

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

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
 色能温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
 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李注水聲懸溜暖
 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
 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
 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
 從母李注豫章書曰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按
一之生淵明先生敬遠是敬相及齧齧李注義同毀齒也
遠之生淵明先生敬遠是敬相及齧齧李注義同毀齒也
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齧齧音條齧音李注以齧與齧
義同並罹偏咎李注靖節年三十母孟斯情實
 深斯愛實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葛夏渴
 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
 嘗學仕纏絲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

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議從焦本作議每憶

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

飲川界靜月澄高濇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

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

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

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李注寡婦也禮儀

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

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旄翩翩

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李注此文乃靖節之絕筆也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何注九月天寒夜長風氣一作涼風蕭

索李注音瑟鴻雁于征草木黃落李本此二句俱無陶子將

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

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

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

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

谷汲何注漢書地理志土行歌負薪買臣獨行歌

道中負薪墓間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

載耘載耔迺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

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何注朱子語錄

澹杜工部等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樂天委分

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

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

己榮涅豈吾緇粹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

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

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

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李注深也我

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何注家語孔子三年在宋不見桓

愀然曰若儉笑王孫何注漢書楊王孫病且終令

是其靡也儉笑王孫其子曰漢書楊王孫病且終令

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

親士後漢張奐遺命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

意庶無廓今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

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

哉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語妙於續息之餘豈涉

死生之流哉張自烈曰今人畏死戀生一臨患難雖義當捐

軀必希苟免且有續息將絕眷眷妻孥田舍若

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淵明非止脫去世情

真能認取故我如奚所復戀可以無恨此語非

淵明不能道

珍
倣
宋
版
印

靖節先生集卷之八

安化陶澍編輯

五孝傳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訓一作謂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
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百官總己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
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
之謂乎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
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
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温
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其化
自近至遠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得萬國之歡
心以事其先王矣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
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

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惟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贊曰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穎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儻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

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
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
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
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
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
敢改三年無改諸本脫三年無改四字父之道猶謂
之孝況終身乎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
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
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
遺絜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旣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己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

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

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

里供養至謹在官惟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

清何注後漢書奮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

分焉奢各本作奮非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

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鵲立事父竭力

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

身温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

親何注後漢書香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

也贊曰

顯允羣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

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
 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賃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
 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
 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
 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後漢書
範作范
 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抱
 棺一作骸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
 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為郡守百姓
 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
 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
 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
 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

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
為難況童齒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
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
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
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

何注後漢范滂傳滂事釋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
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

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
重吾禍也竊意此殷陶必是此陶人廣五行記載殷

仲人文事與此載陶事頗同然仲文乃靖節近時人
其人靖節豈肯取之陶事范書失載蔚宗當時殆

未見靖節集若廣五行記所載或因陶事而誤記
為仲文亦未可知蓋晉書仲文本傳無記所載事

也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

彰乎弱齡斯又難矣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一作

存愛敬榮不假飾嗟爾眾庶鑒茲前式

珍傲宋版印

聖賢羣輔錄序

陶靖節聖賢羣輔錄一名四八目其書每條末皆載所見原書出處自北齊陽休之編錄後至明何文簡孟春始爲之注按靖節此錄雖係僞作究爲北齊以前人所依託其中甄述兩漢及東西晉書皆非班范史及唐人所撰之史也如三輔決錄張璠記謝承書之類今全書雖佚猶散見於羣籍以南北六朝及唐初諸子書并李善文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徐氏初學記歐陽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攷之大半符合何注所採僅依據正史頗多疎漏如韋文高爲韋豹之父錄中所引文高三子見京兆舊事攷前漢書表及韋氏世系文高當名浚京兆舊事凡見御覽十七條卽文

高亦見御覽文簡謂不知豈偶未深考耶又下卷
八俊內有趙典范書黨錮傳云惟典名見而已攷
典范書本有專傳又別見郭泰皇甫規傳安得云
惟以名見自相矛盾邪蓋名見者見於八俊也顧
亭林亦不得其解乃謂有兩趙典是未嘗考華陽
國志及三君八俊錄也而文簡直以典事僅見黨
錮及羣輔錄是并未全檢范書矣豈知典事見於
謝承司馬彪書及常璩志書籍所載固有不勝錄
乎如此之類均攷其同異正其得失校何注有增
不揣固陋謹附所見如此以質之博雅安化陶澍
敘

靖節先生集卷之九

安化陶澍集註

集聖賢羣輔錄上

原注悉照李本

明由曉升級

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

必育受稅俗

宋均曰受賦稅

及徑役所成博受古諸

宋均曰古諸侯職等也 隕邱立

延禧

宋均曰延長也禧興也主受此祿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

宋均曰出天所生

也出洛地所生也

金提

一作堤 主化俗

宋均曰為民除災害也

鳥明主建福

宋均曰福

利民也 視默主災惡

宋均曰為民除災惡也

紀通為中職

宋均曰為

田主也 仲起為海陸

宋均曰主平陽侯為江海均

曰一本主作江海事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

宋均曰伏羲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人

也所生

風后受金法

宋均曰金法是非也

天老受天籙

宋均曰籙

也命五聖受道級

宋均曰級

知命受糾俗

宋均曰糾正也窺

紀受變復

宋均曰復也

地典受州絡

宋均曰絡力

墨受準斥

宋均曰準斥凡事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

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

木正該

金正脩

熙

並水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

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見左傳蔡墨辭

羲仲

春羲叔

夏和仲

秋和叔

冬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

岳諸侯鄭元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為陽伯樂舞曰招陽義仲之後為義伯樂舞曰

南陽棄為夏伯樂舞曰祈慮武漫哉歌曰義叔之後為義伯

樂舞曰朱華咎繇為秋伯樂舞曰零落和仲之後為和

伯樂舞曰宣和本詳歌曰歸來鶴何垂為冬伯樂舞曰齊落

歌曰縵樂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

視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

後闕一人鄭元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

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

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

謹兜 共工 鯀 三苗

右四凶

蒼舒 隕散注何注益也水經 擣戡 大臨 彪降本龍作各

龍何校庭堅何注 仲容 叔達左何注杜預

和本作 臯陶垂益禹倫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

豹 季狸何注杜云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

文子辭

禹作司空 棄作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作朕虞

汲古閣本無朕字

垂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

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

何注漢劉向曰舜命

九官濟濟相讓

雄

一作維

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

或云識

秦不虛

或云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歟

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

六人不載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

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

甫之徒是為七子與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臯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朔何七諫東方注

伯夷 禹 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楊賜曰昔三后成功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見尚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人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伯夷居北海之濱俗本脫此句皆率其黨曰盍歸

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
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
之父歸之其子曷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
王業

閔天

太公望

何注左傳釋文作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閔天南宮适散宜
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
四子遂見西伯于姜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
邱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鄰也

王有胥附奔奏先
後禦侮謂之四鄰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

隨

季騶

右周八士見論語

何注國語文王詢于八虞
注周八士皆在虞官即此

賈逵以為文王時鄭元以為成王時也何注

向馬融以為宣王時又周書注武王賢臣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邲叔處謝按史記管蔡列傳班固古今管蔡人表

杜預左傳注皆作康叔封 聃季載處一本無邲叔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

見史記何注按滕毛鄒雍畢鄆鄒不在列傳以

原鄆為文王昭譜系失傳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謝按

論語集解 閔公 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文

母太姒也何注劉原父謂子無臣母理孔子所謂婦人蓋邑姜也

右周十亂見論語何注亂古治字 其四人已列

四友

秦公牙 吳班 孫尤 大夫冉贊 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焉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迺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生十七年何本

亭本作文公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

琨詩曰重耳憑五臣

奄息 仲行 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

人悼之為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西賦黍苗子駟子產賦隰桑

子國公孫段賦桑扈子豐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良

子耳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按矯子矯印段賦蟋

蟀子印孫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

駟豐印游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

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

七穆氏其後亡乎及諸侯為宋之盟鄭伯享

趙武于垂隴何注趙文子會宋還過鄭七卿皆從文子曰

七卿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亦

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吳質書曰趙武過

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獻子莊子懿子武孝伯叔孫得臣莊叔穆子昭子

成子文子武子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桓子悼子康子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

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衰始為卿至無恤本四世按李本

本成子衰生宣子盾盾鞅生莊子朔朔生無恤史記左傳

並同當從范吉射昭子樹按世本武子至吉射五世

變變生昭子吉射凡五世智瑤襄子荀首始為卿

按左傳莊子曰首是知朔生營營而生朔與悼子盈襄公

長子盈朔弟盈生而朔死杜注朔知營之

宣子甲甲生襄子瑤首至瑤凡六世世本則云營生

七世按首已諡莊子無緣其孫朔復諡莊此從杜

也荀寅文子荀林父生宣子為卿至寅四世偃偃生穆本

凡吳吳生文子寅魏多襄子魏絳始為卿至多世家

魏絳生魏嬴嬴生魏舒舒生魏襄子魏凡四世魏多

一本後索隱曰韓不信簡子韓厥始為卿至不信四

起不起信凡須四世簡

右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實弱晉

國溘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

漢書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

溺 荷蓀丈人 逸一作伯夷 朱張柳下惠少連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

注董威輦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何注威輦名京晉書載其詩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何子注配世所謂十哲者唐孔廟

後曾子配享升子張為十哲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伯牛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

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

盼子

黔夫

種首

右齊威王疆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

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

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 魏信陵君無忌 趙平原君趙

勝 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相國鄼文終侯沛

蕭何 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綺里季 夏

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角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

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

傳何注四皓名載史記其序東園公角里先

角黃公一先生又高士傳作東園公夏黃公陳留志亦然志
 云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
 修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明志又云黃公鄞人
 避秦與東園公綺里季夏角里先生所葬地按
 山又云鄞之公隱山有黃公墓公先葬地
 今商山有不能致者天真偽不可知史記留侯傳
 曰上商山有不能致者天真偽不可知史記留侯傳
 禮於此四呂后初不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
 然則商山人後者不所記未足據史稱天下有
 人則彼四山人後者不所記未足據史稱天下有
 置酒時太子所從四人皆假衣冠爾嗟乎四
 皓其生真偽且不可知其死葬地將誰與詰
 之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為御
 史大夫薦廣于霍光時年

六十年以元康三年
 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廣兄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為太子師傅每朝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授太子論

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見漢

書

重合令子輿居宋里櫟陽令子羽居觀里東東海太守子

仲居宜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里潁陽令子良居遂里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

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

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為

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

二唐潔已乃點乃汗何校本宣和本汲古閣本作反汗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章 曲

陽侯王根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注何

成帝河平二年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

為賓客時人為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

卿之脣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

侈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何注後漢書作子慶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何注逢萌傳與同郡徐房平

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此言徐房字平原而李

子雲不言何郡李蓋平原人以平原為房字者殆

傳聞之誤也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為友時人號

之四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

蔣元卿謝按趙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

荆棘塞門舍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

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 大司馬廣平

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

賈復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時愍侯扶風耿弇

字伯昭惠棟云水經注作昭伯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

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

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按

范書岑彭傳作舞陰侯是此从題名也 征虜將軍潁

陽成侯潁川祭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邳

彤字偉君 東郡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

山東謝光按後漢書純封此東侯光章疑懷注上谷太守淮

陰穎川王霸字元伯懷注淮陵縣屬臨淮郡此侯章

疑左中郎將朗陵愍侯穎川臧宮字君翁驃

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驃騎大將

軍參蘧侯杜茂字諸公建議大將軍鬲侯南陽

朱祐字仲先書按後漢驃騎將軍慎靖侯劉隆字

元伯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大

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衛尉安城忠侯

穎川銚期字次元侯章懷注安成縣屬汝南郡此

成元疑誤況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卿捕

虜將軍揚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驍騎將軍昌

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左將軍阿陵侯南陽任

光字伯卿注按後漢書無作左大將軍惠棟曰水經

觀字記 無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曰惠棟

宏紀云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

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

威侯潁川傅俊字子衛 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

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

書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為赤眉所害隗囂

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為河西大將

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

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

魏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

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 光祿大夫杜喬 光祿大夫周

栩 尚書欒巴 青州刺史馮羨 兗州刺史郭

遵 太尉長史劉班 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

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

八使並澍按後漢書作八使見張璠漢紀

平輿令韋順字叔文歷位樂三公之命後為平輿

令吏民立順常武陽令豹字季明友入羅陵健為

祠社中立順常武陽令豹字季明縣丞卒官喪柩

流離豹棄去司致喪歸比辟公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年乃仕三為令長皆有惠節化以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

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何注後漢書

即彪族子少與二兄齊名而不知其父之為清河守也○樹按前漢書表

楊震字伯起徒以遷太常為司震子秉字叔節為太常

秉子賜字伯獻再以光祿勳為公賜子彪字文先大

中大夫為公一司徒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常七

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為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空以遷太僕為司安子敞字叔平勳為司

空 敞子湯字仲河以空遷太僕為司徒湯子逢字周陽屯

騎校尉逢弟隗字次陽以空太常為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稚字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

南袁閔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曇

字子雲澍按後漢書徐穉傳及善文俱云曇字曰雲

袁宏紀子雲潁川陽翟人何注此與前李曇字子雲二人姓名字偶同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為尚書令與諸尚書悉

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

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郅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俛選此六人以應歲

舉受版未行俛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俛妻於
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
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卽
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見杜元凱女誠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天忠誠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天義府
按後漢書作不舉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天德宏
長疆禦陳仲舉
劉仲承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元禮楷司空山陽

高平王暢字叔茂天英秀王叔茂按後太僕

潁川城陽杜密字周甫天周甫輔司隸校尉沛國

朱寓字季陵天薛瑩後漢書寓作棟尚書會稽上

虞魏朗字少英八天俊下忠貞魏少英惠棟曰三君沛

國穎陰荀昱子伯條荀天伯條好交大司農博陵安平

劉祐字伯祖劉天伯祖稽古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

經天蓋未才英趙仲經何注後漢書謂趙典名見而

華陽國志曰典與穎川李膺等並號八俊羣輔錄

載當時語曰天下才英趙仲經顧氏說非也

范書趙典有專傳黨錮傳乃謂僅以名見實不在

符策付縣馳到京師公卿百寮方嘉典之侯解表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郭天林下和雍太常陳留

圍夏馥字子治天書馥未仕此云太常疑誤尚書

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天尹伯元英藩河南尹太山平

陽羊陟字嗣祖天山下梁清苦人此作平陽太山郡屬

無平陽疑誤議郎東郡陽發劉儒字叔林天下瑤金劉

李本何本校宣和閣本俱作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

字孟喜蔡天孟喜雅志穎川太守勃海東城巴肅字恭

祖此天作東城誤又肅歷慎令具邱長稍遷拜議郎

亦無守事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天孝初

右八顧後漢書無劉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海內貴珍陳子

麟子衛尉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海內忠烈太尉

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海內書諤范孟博何注

章懷注引謝承後漢書也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

文友海內通士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海內才

元後漢書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海內

范仲真惠棟曰范當苑澍太尉掾南陽棘陽岑

靖節先生集 卷九 古一中華書局聚

咍字公孝海內公孝珍好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

陽高平劉表字景升海內所稱

右八及後漢書無起范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海內賢王商字伯義後

范書黨錮傳八廚有王章又云郎中王璋字伯義儀

惠棟曰蔡邕王子喬碑有相國東萊王璋字伯義義

水經注引作璋然則璋當作章儀當作義義同

韻也儀郎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修整蕃音嘉顧

炎武曰皮古音婆漢三省以為皮字乃傳寫反字之為婆

誤亦北海相陳留已吾秦周字平王海內貞良侍

御史太山奉高胡母班字季皮海內珍奇太尉掾

穎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光劉翊相穎川按後漢

此疑脫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孝字文祖海內文

祖錮傳按後漢書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

嚴恪張孟卓按三君入俊荆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海內清

右皆傾財竭己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

廚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儒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

錄

太邱長潁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大鴻臚紀字元

方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邯鄲滄

紀碑

靖節先生集卷之十

安化陶澍集注

集聖賢羣輔錄下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

正色為郡功曹立朝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狀奐亮直

學該羣籍前孫裸形宋司馬為石檨幅巾時服無

棺而葬焉○澍案李公煥本汲古閣本作前後七

徵十要何孟春本作前七後七要銀艾惠棟後

十要銀艾注引甄表狀仲曰銀印印艾此何緣後漢書

一佩之者也官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籍詡博覽羣

元虛泊然後漢書獨行傳作向積三十太傅汝南陳蕃

字仲舉狀蕃瓌偉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墳典忠壯

社稷幾事不密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狀延清士公

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惠棟曰東觀記延以少

府頴川李膺字元禮門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

宣冠於華夏高紳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人訪其

老無識寓知行狀者告本郡無訪問者太僕頴川杜密字

周甫海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民大鴻臚頴川韓融字

元長知狀融聰識知機發于岐嶷時人相之曰窮神

約不隕厥身守司空頴川荀爽字慈明隨父在公府

或羣公卿校咸丈人服也或遣進奏司空清河房植字

伯武行狀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

不齊是清風高節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立狀肱履元知

通親至微孝行五隆華而慕學綜六藝窮太尉下邳陳球字

伯真欲狀誅球清高忠直以孝靈中司空山陽王暢字

叔茂身狀居暢雅性真實以禮文徵士陳留申屠蟠字

子龍每狀至蟠父年九歲喪日三號泣過于家側人致甘露白

雉就以孝稱州郡表其門閭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

狀儉體性忠實閨門孝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

求道奧敷宜聖之純靈體大雅作五經則學無常師講

性徵士樂安冉瑒字孟玉潔之瑒體清純之性蹈高

不皆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陳仲

冉誤作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稱固當順桓之梁冀

惡直醜正害其道桓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器量

宏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冠羣儒州郡益州刺

史南陽朱穆字公叔初補豐令政平民和有數明見

賤之風上書陳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狀明資純

輔國朝忠審正直聘士豫章徐穉字孺子狀穉妙

清英超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度遼將

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對策指斥黃門梁冀不能

用退隱山谷
敦樂詩書

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

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為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

除家一人為郎辭不受農人願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

字威明 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

也見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 權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

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汲古閣本作保

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儉字伯慈漢侍中儉弟緄字仲慈濟南相漢光

父六年六緄弟靖字叔慈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賢

朗叔慈內潤靖隱身修學動必靖弟燾字慈光舉

廉年七十及古燾弟汪字孟慈昆陽令汪弟爽字

慈明公車徵為平原相遷光祿勳司空爽弟

肅字敬慈守舞陽令肅弟專字幼慈司空掾按後漢

書章懷注

右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

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勃海宛康澍按後漢

作苑康宛苑通知名士也時為潁陰令美之

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為高陽里見

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北海者舊傳稱

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孚弟恪

靖節先生集 卷十 三一中華書局聚

字允讓 恪弟逵字義則 逵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

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奇士也見魏明帝

甄表狀及後漢書惠棟後漢書補注袁山松

范書公沙穆傳亦云六子皆知名與此異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戴邗字子陵

各本作戴新何校 頴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

盧夏隱字叔世 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一世云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

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第五

巡孚文休與先之子興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 上

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懷後漢書荀彧傳注端從

涼州牧徵為太僕
此作太尉疑誤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和
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潁川陳羣

字長文 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

質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

康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

軍沛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

籍兄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邪王

戎字濬仲 各本作濬 沖何校宣和本作濬 仲濬按

此合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

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

孫統又為讚

吳範相風吳人劉惇占氣河內人趙達算河內人皇象書

廣陵人嚴子卿棊名昭武衛尉峻從子澍宋壽占夢

十不曹不興畫為孫權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以

失一孤城鄭姥相至見王粲于童賤謂仕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澍按晉書隱琅邪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字千里朗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季字遙集

瞻有百減故穎川庾敳字子嵩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

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何注晉光逸

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

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數日逸

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于戶外脫衣露頭

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入決不

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不澄庾敷僧法

謂八達據此則八達無董昶王澄庾敷僧法

龍及阮瞻而瞻弟

孚與焉故并記之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謝按裴松之魏志裴潛

裴楷字叔則徽第三子晉裴綽字季舒水校尉裴

瓚字國寶楷子中裴邈字景初司馬樹按景初裴

志作裴遐字叔道瓚子太傅主簿樹按裴松之三

景聲裴康字仲豫徽第二子率裴頌字逸民

子疑此作瓚裴頌字逸民孫

王祥字休徵晉太王戎字濬仲祥族涼州刺史王

澄字平子衍弟裴綽女王導字茂宏從弟孫裁子敦

王綏字萬子戎子早婚王衍字夷甫父戎從弟太

尉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王元字眉子衍子陳

右河東八裴琅邪八王聞之於故老何注世

二族盛于魏晉之世八裴方八裴綽方裴澄方裴

祥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導裴頴方王戎裴邈方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沖

何注太守昶當作內史亦作太守湛子東海內史承

字安期何注內史有內史太守東海稱太守約宋書州郡

晉書百官志諸王國以內史太守之任宋志亦

云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導內史主治民丞相統

衆官成一帝更令相治民晉武帝改郡太守為內史東漢亦

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何注述歷尚書令此述子

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此何注安北將軍官中書令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

務伯 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

侍錫字世嘏 左何注晉書預傳錫終尚書 錫子光祿

大夫又字宏治 辟何注晉書外戚傳又字宏理襲爵

祿大夫其追贈官也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

老凡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

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

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

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

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華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

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
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
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
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
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
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
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此宋劔
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
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
相謂別墨以黑白此苦獲以齒鄧陵子之墨

宋庠
私記
目之八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匹八
未陶自為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

聞於世者無餘事矣此
即知其後無餘事矣此

諸本評陶彙集

自李公煥本靖節集前有總論諸本踵之遞有增錄今彙爲一卷刪其重複又續采數條附於其後其已見本篇者則悉略焉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尙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

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卻是有
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
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好名韋則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
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
成也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於三百篇
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
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
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
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

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
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
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
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
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
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
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
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
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
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
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
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

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

枯木及繇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
庾羲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
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
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盜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
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
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
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
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
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
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
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當與一邱一壑者共
之耳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曾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又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鉅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

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蔡寬夫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

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

又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天似能脫處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

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湯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

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以上李公煥原採總論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第死不葬爲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衡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曾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

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溘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

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

何孟春曰以靖節爲老莊語出朱子而真氏爲之辨如此蓋朱語門人所錄未可信靖節人品未可輕議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亦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此直晦庵一時所見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

而已

嚴滄浪詩話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許彥周詩話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媿辭所以能爾

黃徹碧溪詩話曰淵明非愛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足以識之

敖陶孫詩評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鄭厚藝圃折衷曰陶淵明詩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

劉後村詩話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松石軒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何孟春曰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胷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尙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子房孔明也

以上何孟春陶集附錄及總論所增

鍾嶸詩品曰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蘇東坡曰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李獻吉曰靖節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李賓之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

王元美藝苑卮言曰淵明託旨沖澹其造語有極

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

茅鹿門曰間讀陶先生所著歸去來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栖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荆軻與感士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其晉室之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擊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無成猶藉真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先生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無及然則先生豈盼盼然歌詠泉石沈冥麴

藥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
憤翮之繫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
徘徊待盡邱壑焉耳

劉朝箴曰靖節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風流非抗
執平淡自得無事脩飾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飢
寒困窮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慮皆空矣及感遇
而爲文詞則率意任真略無斧鑿痕煙火氣千載
之下誦其文想其人便愛慕向往不能已已

潛玉曰靖節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雲皆
自況語人但知義熙以後先生恥事二姓孤隱於
醉石五柳間而不知義熙以前雖與鎮軍督郵同
塵錯處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詩云自我抱茲獨
俯仰四十年又云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慨不

生炎帝帝魁之世而賦感士不遇云擁孤襟以卒
歲謝良價於朝市蓋合晉宋而發慨也豈其參軍
事令彭澤卽云良價哉顏延年曰物尙孤生先生
真孤生也

以上毛晉綠君亭本陶集總評所增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
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
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
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
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
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
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
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

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礫之陋也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寘之中品其上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元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逋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東坡詩話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

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
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
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
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
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
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
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
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范元實潛溪詩眼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
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
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斫淵明初
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

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之君子旣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斫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朱子文集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胷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都元敬穆南濠詩話曰陳後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荆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姜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蔡寬夫詩話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唯韋

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
遠甚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
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
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
吾師

釋惠洪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
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
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
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
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
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

一
珍傲宋版印
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
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
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
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
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

都元敬南濠詩話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
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
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
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
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
迹拘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
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

此使人懼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又曰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

聽之瞿然若有悟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

陳伯敷繹會文章歐冶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真意真事真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

宋景濂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有太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

王彝跋臨流賦詩圖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

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胸中似與天

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爲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曾中而已

李賓之懷麓堂詩話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趙鈍叟維寰曰淵明大節自足不朽要以興會所到悠然得句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云爾必以爲字字句句皆關君父又烏知陶詩不墜經生刻畫苦海乎

楊用修升菴詩話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

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宿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五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陸樹聲長水日抄曰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江進之盈科雪濤詩評曰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

張爾公潔生曰淵明無之非寄凡穫稻飲酒乞食讀書皆寄耳詩又寄之寄也豈必銖銖兩兩與餘人較工拙論喜憎哉

顧炎武日知錄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辭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之言者僞也

黃維章文煥陶詩析義序曰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槩陶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奧分合隱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

品陶徒曰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
析之以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
語藏本末湧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
若夫理學標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
籍無親悠悠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
之品位竟當俎豆於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
開此三例懸之萬年佳詠本原方免埋沒否則摩
詰韋孟羣附陶派誰察其霄壤者

以上吳瞻泰陶詩彙注所增

鍾伯敬曰陶詩閒遠自其本色一段淵永淹潤之
氣其妙全在不枯

趙鈍叟曰淵明靈運同爲晉室勳臣之裔靈運浮
沈禪代襲爵康樂晚乃自悔有韓亡秦帝之語博

浪未椎身名並隕以墜家聲惜哉獨淵明解組肆
志鴻冥鼎革之間不友不臣易紀元以甲子凜然
春秋大義雖寄懷沈酒而德輝彌上殆首陽之展
禽箕山之接輿也

以上蔣薰陶詩總論所增

施彥執北牕炙輶錄曰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
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
其詩曰淒淒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
夜聲轉悲厲響思清越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
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
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
放下

又曰周正夫云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

出耳

又曰正夫書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胷中皓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卽道花遇竹卽說竹更無一豪作爲故予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胷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豈發其藏此但隨所觸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本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

云

同上

王圻稗史曰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
曾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
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淵
明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
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高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
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
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
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
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
字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眠睡
凭几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唯淵明獨知爲至樂
則知世閒好事人所共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

勝數吾今歲關東軒自伐林閒大竹爲小榻一夫
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卽曲肱跋足而臥殆未覺
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此條見葉夢得石林詩話凡王氏所
采皆前人舊說不一詩細標出處也

又曰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
入晉惟淵明唐惟少陵敘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
其形之妍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
末漢惟子長宋惟子瞻

又曰陶淵明詩如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
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托孤雲獨無依可以
見其孤忠自許詠荆軻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
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
曳杖易簣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

句亦出淵明欲言無子和揮盃勸孤景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降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

又曰陶詩淡不是無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又曰杜有全學陶者陶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又云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而杜寫懷云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又云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明明自陶脫出來但讀陶後二語殊覺杜之爲煩

又曰李白亦多用陶語陶云揮盃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而李

云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馮鈍吟雜錄曰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師淵明不惟自誤更以誤人

以上新增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後學安化陶澍撰

宋李巽巖燾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
張縝季長爲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
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雪山質著紹陶錄亦
撰栗里年譜陶南村載入輟耕錄 國朝新
安吳東巖瞻泰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
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
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
之見竊倣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
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如右
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

懋著勳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爲武帝秉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谿而卻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末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爲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

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澗按顏延之爲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
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
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
嘗以先生爲宋人哉惟顏誄直稱淵明沈傳
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
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澗又按先生爲桓公會孫見於命子詩而晉

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

詩序祖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李

煥雖以大司馬爲愍侯然仍以先生爲桓近

時太原閻氏父子遂據其說歷辨先生非桓

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

詩跋力闢其誣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
之跋曰靖節爲桓公會孫載於晉宋之書千
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
沙公詩序昭穆旣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
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旣
名父子詠爲百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惑於
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
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愨侯舍丞相
青然後頌揚勳德卽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爲
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
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
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
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

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
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
之文而閣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
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
舛誤亦當先訾休文况傳本不誤乎其謬二
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
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
自好者不爲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謝按
攀援貴族則司空漂陽宛陵康樂何以不並數其謬三也閣所據者
惟自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
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閣亦知其不可
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
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

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為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為後儒之陋况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

理謝左司馬曹無傷等耳其封則以中尉從擊

燕代百官公卿表執金吾秩中二千石縱不

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

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况子孫之於

乎宗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

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罅隙可

指謝非小功也壽為桓公元孫先夫為曾孫總服

服無總服矣故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猶今律言五服之外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

同凡論也

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

人謝按諸子魚肉亦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

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

念茲厥初之句謝按贈長沙公詩殆因長沙

之詩故有允構斯堂之語以為情誼已疏慨然寤歎未免以辭害意其云昭穆

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為同

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

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閣又云侃廬江人

元亮潯陽人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潯陽郡

即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

分之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

之似異而實同也謝按晉書地理志永興元

柴桑二縣置潯陽郡屬江州閻氏顏延之作

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蔑
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
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箴閻氏之失最
為明晰近時洪稚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閻
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
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

云祖茂武昌太守

江西通志引豫章書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

之二子一敬遠

父名爵則史未載李公煥命

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岱為散

騎員外父名逸為姿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

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見於茂麟家

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

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

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

焉同生丹樹按丹見晉書侃母湛氏及朱伺傳吳揚武將軍柴

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衡娶十五妻生二

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

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

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

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尚書旻

旻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

尚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

寂滁江二州刺史銳樹按資治通鑑銳於天寶中為大鴻臚似又是

一賀州錄事參軍文楨處寂生唐滕王府陪

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

州刺史祥如革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
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
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卽名世
此篇也但徑以爲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昌
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
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夫
晉澍按此晉字
疑當作陶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
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
史而爲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
有孫曰鑑仕聖朝爲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
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
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蠹潰蝕然有可究
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闕

其左只右有同字鄧書則云望出丹陽下云

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二十者男

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鄧書則云生二

十三子子官至太守二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

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潯陽郡西北山下迺吳

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即侃之父也次有九行

即大略唐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

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

南宋仕本州別駕除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

度支尚書大中正鄧氏書則云潛生族次行

曰祖妣瑯琊王氏次行曰九代祖側鄧氏書

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

食邑七百戶祖妣瑯琊王氏八代祖旻梁大

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守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卽位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尙書黃門侍郎祖妣清河張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奭左散騎常侍六代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馭擢琮爲盟主上柱國開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儀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安城劉氏叔祖銳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

祖文禎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
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
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祥唐進士及第授祕
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
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
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祝辭
此上卽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
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
文唐顏魯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
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
旣而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
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
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徹具述太尉墳寢乞

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
盛門族顯然矧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顧
惟墳寢在藩室不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
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
家藏數世詔書綸誥約十通有叔可大攜之
江南應進士舉沈酒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
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
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
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
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因事不守故俾聖
賢遑遑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
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迺命譜之以永
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卽據茂麟所編錄

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剝落不全至其孫鑑已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旣以序勒石則是其譜卽用乃祖剝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

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

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卽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卽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子敬遠同母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爲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儼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係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姿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姿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爲是

又按安成舊屬長沙郡今爲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

或幼隨父任讀書於此耶

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

按

市當

父軼名命子詩於皇仁考澹焉虛止寄跡

風雲寘茲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
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
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
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
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
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宋
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

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
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歲今攷
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
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
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
是誤記顏誄爲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綰云先生辛丑游斜川
詩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
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
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倏五十當從
湯東澗本作五日爲是若以先生爲生於壬
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
可通近見餘姚黃璋宗義著辨數則力主季

長以生壬子爲是然旣据飲酒詩投耒去學
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爲州祭酒時年
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
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
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爲州祭酒
歲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間州召主簿不就
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
旣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
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澍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潯陽柴桑人
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
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
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

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一統志曰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塚遺跡尙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當作戊申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澍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

二歲

太和二年丁卯 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 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 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 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 七歲

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八歲

澍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齠齕並罹

偏咎湯東澗注齠與齕義同毀齒也家語曰

男子八歲而齠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

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

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

惟齠乃髻之俗字玉篇髻小兒髮廣韻髻小

兒髮俗作齧不與齧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
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
又有始室喪偏之語蓋妻之言齊喪一則偏
具慶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甯康元年癸酉

九歲

甯康二年甲戌

十歲

甯康三年乙亥

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

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

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
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
人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

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

吳瞻泰本無事見以下八字

澍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爲州祭酒以後母夫人尙在若十二歲卽失母無所爲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所審知及攷湯東澗注祭妹文以慈妣爲庶母於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是冬母夫人孟氏卒于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詩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心之句卽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四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二

譜並以江陵之喪爲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
母則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卽云
嗟予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
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得云弗及乎說
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誅之母老爲繼母曾不
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幼烏
得舍父而端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
妹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傳慈母如母斷非
謂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 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 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 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 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 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 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 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 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
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
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原注翟湯柴桑人湯子莊莊子矯矯子法賜
湯見晉書隱逸傳法賜並見宋書隱逸傳

澍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澗楚調注云其年

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据顏誅居無僕妾則湯

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况年僅

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為悼亡而引杜元凱

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

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爲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爲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 二十一歲

吳譜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饉故云

澍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 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 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 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 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 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為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澍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敘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

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沾體塗足耶吳說不爲無見然徑以懷古田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

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

二十九歲

吳譜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澍按湯東澗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

云癸巳爲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之則東澗斗南之說爲然也王景文不能定其爲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間然攷飲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紀於年爲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 三十歲

王譜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卻主簿

澗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仕途言之劉坦之 履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 孟春曰太元十八年

靖節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
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
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按吳
譜亦以歸園田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
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
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也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
簿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
左傳齊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注偏
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
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尙爾况共父之人哉先
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
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澍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翟出故
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誅居無僕
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 三十一歲

澍按湯東澗於先生還舊居詩注引趙泉山
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
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靖節年三十七
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至庚子參鎮軍
事三十載家居矣是皆以先生爲鎮軍參軍
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
首而題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爲建威參
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爲參軍

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 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 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 三十五歲

澍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 三十六歲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

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

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温

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

己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

來苟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

疎

澍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作於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具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

鎮軍參軍按當在己亥吳氏所攷為差一耳至乙巳歲作建威

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為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

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辟
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家上
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
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
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爲好爵榮卒踐
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澍按挈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
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

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
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
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

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文選此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荆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元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至於篡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元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元劉

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
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元裕否淵明在隆安之
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
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
潯陽上流用武之地元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往
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
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
其己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
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
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
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
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
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

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
旣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
江陵使先生果仕於元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
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
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
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
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
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
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
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
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
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
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澍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
隆安三年桓元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卽代
其任疑赴江陵爲嘗仕元又以劉裕大亨三
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疑作鎮軍參軍爲嘗
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
行鎮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
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鎮
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
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
就旣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
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
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
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

曰經由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
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
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元等
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
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
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
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
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
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鎮京口三
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
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
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
五年辛丑五月孫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

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
桓元舉兵犯京師三月牢之降於元元以爲
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自縊而死桓元從
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
義兵討元元司徒王謐推裕行鎮軍將軍徐
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
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牢之
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
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
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
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
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

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爲王恭趙泉山湯東澗謂先生以乙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爲劉牢之王景文吳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牢之者二年要其參牢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元未舉兵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元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爲仕元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爲趨職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視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

則辛丑方為牢之參軍甲辰始行鎮軍將軍

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

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

值敬宣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鎮潯陽先生舊

參牢之軍與敬宣世好故敬宣即辟參其軍

若裕甲辰行鎮軍時鎮石頭至乙巳十月始

旋鎮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來矣何得

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為鎮軍將軍者卻愔

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孝武皇帝太元元年春

愔為鎮軍大將軍六年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

謝無以鎮軍為號者故李善文選注引臧榮

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

事以鎮軍為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選注辟

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裕起兵討桓元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即因李善

沿之誤注而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

軍左右前後四軍為鎮衛軍王恭劉牢之皆

為前將軍正鎮衛軍即省文曰鎮軍亦奚不

可先生贈龐參軍詩序曰龐為衛軍參軍其

時衛將軍王宏省文曰衛軍即其例矣吳斗

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者裕之辟否無可攷

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與史互勘自明惟裕

為牢之參軍先生亦為牢之參軍澍按晉書

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鎮京口初都督以北

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徒不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

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蓋時忌也則又別

有參軍劉襲張暢之元集衆大議參軍劉襲

不可又會稽王道子傳元顯迴入宣晉制將

陽門劉牢之參軍劉暢之率衆擊之軍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先生與裕同僚則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爲劉牢之所敗誅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卽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不拂衣告去乃因循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至於死卽非從亂不亦有味知幾乎况恭死由牢之恭敗卽轉仕牢之揆諸故吏之義亦有媿於欒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澗以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攷先生所參誰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

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為牢之按澗通

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敬宣詣桓元降

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當北就高雅

之於廣陵舉兵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高勁

卒數萬望風降服回京野入情已去廣陵可得

至耶裕當反服回京野入情已去廣陵可得

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回

京口牢之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死按牢之

此時已進號前將軍而裕以蓋戊戌九月恭

其必敗故仍呼為鎮北耳

死而牢之代其任開府京口即在此時先生

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

乙巳以前去來靡定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

六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

為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子五月假還辛

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為建威參軍去而歸

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一月孫

靖節先生集

年譜攷異上

三一中華書局聚

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正追賦其嘗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証特先生無汗馬功故史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欲庚子五月卽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蓋牢之末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闈過女先生因省親

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
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
此去遙遙至西荆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
等語似因奉使宵征不見有特爲省親乞假
之意與規林詩之欣侍溫顏喜見友于者不
類嘗通攷先生出處前後始參鎮軍就辟京
口故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鎮軍在京
口故經曲阿庚子五月請假回里途必由建
康故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懷所生而念友
于遂留潯陽踰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
川詩疑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
都往江陵必由潯陽故有赴假還江陵詩而
王事靡盬只可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辭

意與國風小雅行役告勞相似攷晉書是年
 六月孫恩寇丹陽進圍建康中外戒嚴時桓
 元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
 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
 行在七月或即奉詔止元之役耶李善文選
 注引江國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
 圻赤圻二十五里至塗口今武昌府之嘉魚
 蒲圻二縣皆晉沙陽縣地嘉魚縣北尚有沙
 陽故城遺址以里計之塗口當在九江府上
 流八九十里桓石綏傳桓元敗石綏走江西
塗中疑即此塗口也王鳴盛謂
塗中當作涂是桓元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
今滁州恐未是彼固宜其詞之有憾矣然亦未有以見為必
 然姑識所疑如此近日陽湖惲子居敬据本

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此詩卽是以疾乞假至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元方兼領荆江二州刺史駐南郡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云云不知先生此時方參鎮軍及服闋復參建威軍皆在辭主簿之後有本傳及詩題歲月可攷若此時方辭主簿則爲參軍又在何年邪且旣辭主簿稱疾不就則正宜家居不起乃反千里詣府天下有如是之稱疾辭官者邪至吳譜力辨先生未嘗參佐桓元惲氏反謂其誣先生佐桓元而著論以非之則是未見吳氏原書近於道聽塗說矣

元興元年壬寅

三十八歲

吳譜桓元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

年先生居憂

元興二年癸卯

三十九歲

王譜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
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
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懷新十二月有與
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澗按先生未嘗有挈眷居京師事其庚子從
都還阻風規林詩曰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
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是眷屬皆在舊
居明證規林地今無攷詩曰凱風負我心戢
柁守窮湖高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
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則去舊居不過百里窮湖無界疑卽彭蠡宮

亭南嶺疑卽采菊東籬悠然所見之南山矣
若眷屬已在京師何歸而有侍溫顏見友于
之喜若謂至京師者妻子留舊居者母與兄
弟則舍老親而以妻子自隨尤非情事且先
生爲參軍未久庚子五月從都還辛丑正月
有斜川之游七月赴假還江陵卽以是冬居
憂壬寅癸卯皆在憂中王譜旣以從都還爲
還潯陽游斜川爲留潯陽踰年則固知舊居
之在潯陽矣又以癸卯懷古田舍之作爲自
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夫
在官則遲迴於故里居憂反留戀於京師揆
之人情殊爲不近况平疇良苗卽事多欣乃
田家實景卽寢跡衡門邈與世絕亦豈在京

師語邪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則謂在都亦當是處野總緣誤以還舊居詩之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上京爲上都謂先生六載居京師不知上京非上都也

又按懷古田舍古人文簡語倒當是于田舍中懷古也觀詩中稱顏子丈人先師可見王氏似以舊居爲古則於文爲不辭

吳譜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元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澍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元自稱大將軍八月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壬午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潯陽

澍按行行句斗南謂飲酒詩作於是歲較王說爲是蓋飲酒詩作於秋月明年先生爲建威參軍非閒居矣况明年桓元出奔乘輿已反正亦不應復有夷叔西山等語也又詩中悠然見南山攷南山卽指廬阜證以拂衣歸田里句及與父老問答語決非在都可知益見景文之誤

元興三年甲辰 四十歲

王譜君年四十有連兩獨飲詩云僂俛四十年
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
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
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
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吳譜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兩獨飲詩是歲
桓元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澍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潯陽乙卯建武將
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
斬桓修于京口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
三月桓元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
壬戌桓元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
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

事假節裕以謚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未
桓元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
承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何無忌等大破
賊將桓元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劉毅破元
於崢嶸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帝居於南郡
壬午督護馮遷斬元于貊盤洲乘輿反正于
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潯
陵帝復蒙塵于江陵

義熙元年乙巳

四十一歲

王譜君年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
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
事建威中經懼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
家尙未歸柴桑還舊居詩曰疇昔家上京六載

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為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謝按劉將軍未知所指何人若劉裕則是年三月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州諸軍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車騎將軍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也

澍按義熙元年乙巳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於江津宗之次紀南為賊所敗

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破之乘輿反正帝
與瑯琊王幸道規舟戍戍下詔獎鎮軍將軍
裕大赦改元義熙又案李公煥還舊居詩注
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
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
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卽此
當湖之濱一峰最秀東西雲山煙水數百里
浩淼縈帶皆列几席前又朱子語錄廬山有
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
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其上
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
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中履沾濕又吳師
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

說則上京之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
惟答龐參軍詩作使上京是京師耳王景文
吳斗南均誤舊居之上京爲京師故有挈妻
子入都父留柴桑諸臆說辨見前

又按歸去來辭序曰家叔以余貧苦家叔當
卽孟府君傳所謂叔父太常夔也太平御覽
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
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于坐作
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
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
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
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又
魏書司馬氏傳曰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

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當亦卽此陶夔惟太常與尚書應是前後所歷官不同耳

吳譜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經錢谿詩蓋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並序顏延之爲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幼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

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
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尙爲參
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
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攷之不言由參軍爲彭
澤蓋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
蓋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
舊居詩旣歸而耕植不給于是有弦歌之意所
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
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
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
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自庚子歲
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
亂閒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

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遽有
不給之歎顧第弗深攷又以鎮軍爲建威亦誤
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
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
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
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
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
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

桓振反下今從汲
古閣本系於是耳

此條吳瞻泰本誤
連上年甲辰未幾

澍按吳瞻泰曰年譜是年劉懷肅爲建威將
軍江州刺史辟公參軍攷宋書懷肅傳其年
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惟晉書劉牢之傳

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年譜失考今按斗南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懷肅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蓋據晉書義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而先生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東巖謂懷肅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誤也惟懷肅雖亦號建威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則敬宣以建威將軍爲之鎮潯

陽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爲江州柴桑人得
佐本州戎幕且素參牢之軍事敬宣爲牢之
子與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謂
先生從討江陵亦與題云使都相戾使都何
能從討乎東巖又以乙巳年事繫於甲辰亦
誤今從汲古閣本改列於此

澍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義熙
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三月桓振復
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斬之帝至自江
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劉裕及何無忌等抗
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瑯琊王德文爲大司馬
武陵王遵爲太保加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

辰餞於東堂五月桓元故將桓亮符宏刁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

澍按通鑑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劉裕等復京師桓元挾帝西上劉敬宣來歸以爲晉陵太守四月元兄子歆引氏帥入寇敬宣與諸葛長民等共破之劉裕以長民都督淮北諸軍鎮山陽以敬宣爲江州刺史五月劉毅等遇元于崢嶸洲大敗之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潯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元挾帝單舸走江陵元旋爲益州都護馮遷所殺傳首大桁閏月桓振復陷江陵何無忌等進擊大敗退還潯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又曰劉敬宣在

潯陽聚糧繕船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復自潯陽西上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義熙元年正月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桓謙留馮該守江陵毅等擊破之入江陵振逃於湏川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頭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引兵與振戰于沙橋劉敬遣將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又曰初劉毅嘗爲敬宣甯朔將軍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先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

不豫建義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
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爲宣
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鎮京口

澍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紀但言守將
擊走之未言何人按劉敬宣傳破桓歆于芍
陂遷建威將軍鎮潯陽又破桓亮符宏於湘
中安帝反正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
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軍與臧喜西伐入
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則是湘中守將乃敬
宣也敬宣自義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
八月以冠軍將軍持節監征蜀諸事也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後學安化陶澍撰

義熙二年丙午 四十二歲

吳譜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按卯當巳先生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

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澍按韓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

篇云斗南割取不甚明晰但亦不知子蒼所見何本行役詩已逸尚存也

義熙三年丁未

四十三歲

王譜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此所謂服制再周

吳譜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

四十四歲

王譜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注云先生舊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

於南里之南村按徙居年歲李氏不知何據
吳譜六月有遇火詩

義熙五年己酉 四十五歲

王譜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吳譜有九日詩

澍按是歲宋公滅燕九月加太尉韓範曰裕
起布衣滅桓復晉今伐燕所向皆克此殆天
授非人力也遂降于裕張邵稱裕曰主公命
世人傑知此時宋公不臣之節已形先生詩
中哀蟬叢雁及念之心焦等句蓋亦有爲而
言與

義熙六年庚戌 四十六歲

王譜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吳譜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澍按是歲海寇自始興東下進泊淮口江州豫章兩郡爲盧循等出入抄掠之地使先生尙爲彭澤令豈止折腰之煩哉故詩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干又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蓋是歲宋武受黃鉞詩中所云皆非無故之呻吟也

又按蓮社高賢傳同隱劉遺民卒於是歲則集中酬劉柴桑兩詩當作於是歲前又祭從弟敬遠文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疑卽是歲穫稻時也

義熙七年辛亥 四十七歲

王譜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
務考槃山陰晨採上藥夕閑素琴當時同志見
文甚詳

吳譜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
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
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
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
卽景仁也先生方避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
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
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澍按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詩題下原注云景
仁名鐵攷劉湛傳湛黨劉敬文父成詣殷景
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髦遂就殷鐵干

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
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
殷鐵今以此爲報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凡
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
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則下云敬道後敘殷
鐵則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鐵後或以字行
耳

義熙八年壬子

四十八歲

吳譜有雜詩十一

按當作十一

首有句云奈何五十

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
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
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
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讐所住公廨近

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
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誚之也事見蕭德施所
著大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盧循有
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盧循
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後

澍按是歲先生年四十八詩言五十吳譜繫
於是年誤也檀韶爲江州在義熙十二年秋
說具後又與子儼疏李公煥引趙泉山說答
龐軍詩在四十八歲不知何據

義熙九年癸丑

四十九歲

吳譜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修吾年過
五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
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

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佟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三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澍按先生是年四十九斗南以與子儼疏繫於是年誤又斗南謂前夫人有所出儼爲長子必前夫人出也先生悼亡在壯歲計得儼必在三十一以前命子詩曰於皇仁考必太公

已前沒故稱仁考江陵罹罰在辛丑歲先生
年已三十七王吳二譜謂丁外艱則得儼時
太公尙在詎有預稱爲考者耶

義熙十年甲寅

五十歲

王譜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
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澍按先生雜詩有奈何五十年句李公煥注
云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
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
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
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及是秋七月二十八
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
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

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
祕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
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
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
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
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潛忌出守豫
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
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而不願
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
訕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豉
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
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卹靖節反
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於何庸

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
甫及事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法眼
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撞鐘鳴復來有何事
若是陶淵明攢眉卻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
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
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
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
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賓遊履
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傾靖節簡寂禪觀主陸
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
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
李伯時蓮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
致云澍按先生與遠公往還無歲月可攷而

劉程之誓願文則作於是年七月遠公亦旋以十二年八月示寂姑依李注附次於此

義熙十一年乙卯 五十一歲

王譜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一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澗按吳譜以疏作於癸丑固非王譜繫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敘少壯之時蓋靖節從此十年間自潯陽至建康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

于歸去來曰心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
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
時投閑十年矣尙何遊宦之有澍謂與子儼
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
疏末曰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
一歲尙在義熙年間宜云今之操行人不當
謂晉時也年過五十以事蹟攷之趙氏追敘
之說亦長

義熙十二年丙辰

五十二歲

王譜君年五十二有下溪田舍穫詩云曰余作
此來三四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吳譜八月有於下溪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
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僂俛六九年其年先生五

十四時顏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先生情款以周續之傳攷之柳以是年到官云

澗按六九年一本作五十年若以爲五十四則當繫於後年戊午是年先生方五十二自壬子至丙辰吳譜每早二年誤也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攷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六月新除尚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于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之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尚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又按南史周續之傳

曰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
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
武帝柳卒在六月宋武北伐事在八月其薦
續之當在前南史周傳誤敘於北討後也北
討時檀韶爲江州刺史通鑑安帝紀十二年
八月丁巳劉裕伐秦發建康青州刺史檀祗
自廣陵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
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
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云云則柳卒之後
繼爲江州者韶本傳稱韶延續之及祖謝等
城北校書當在是兩年間先生示周掾祖謝
詩亦當作於其時至後年戊午則王宏爲江
州矣

義熙十三年丁巳

五十三歲

吳譜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澍按錢大昕養新錄曰史稱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而先生詩序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朱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按冊府元龜亦引朱以左將軍鎮雍州作右必傳

寫之訛

又按湯東澗以飲酒詩作於是歲恐未是說
具飲酒詩注

義熙十四年戊午 五十四歲

王譜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爲著
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吳譜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澍按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亦不必定其
十四年顏誅蕭傳皆作著作郎

又按何孟春於歲暮和張常侍詩注引劉坦
之曰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
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
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按張常侍疑卽本傳

所稱鄉親張野也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據此則以其嘗徵散騎常侍故稱張常侍也野入廬山依遠公有遠法師塔銘序文見廬山記及劉孝標世說注又隋書經籍志有張野集十卷藝文類聚引張野廬山記今並不傳蓮社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詩意亦似哀輓之詩蓋旣傷國步之將更復感窮交之永逝也但野旣死不當云和攷蓮社傳又有張詮野之族子亦徵散騎常侍不就入廬山事遠公宋景平元年卒或此常侍詮也豈詮有輓野之詩而先生和之耶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五十五歲

王譜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卽
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
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
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
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
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吳譜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
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
龐通之等先齎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腳
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便忻然共飲宏
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澍按休元王宏字宋書義熙十四年王宏遷
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斗南云是歲誤也宏領
江州最久至宋文帝元嘉三年始以司徒中
書徵入朝代其任者爲檀道濟前此謀廢營
陽暫詣建康雖加勳爵仍領江州在潯陽幾
九年景文云六載亦誤暫爲休元入州者據
本傳宏要先生還州也然集中又有王撫軍
座送客詩撫軍卽休元事在宋武帝永初二
年則入州亦不止一事

又按先生有答龐參軍四言及五言詩又有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吳正傳詩話曰本傳
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
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半道栗里要之此

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敘鄰曲契好明
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參軍邪
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按吳說以龐遵
卽龐通之是也晉書云周旋人龐遵等或有
酒要之又云王宏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
要之明是一人古人之文上下名字互稱者
甚多如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下稱敬道劉
知幾史通所謂姓名兼字前後互舉則觀者
自知是也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
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充州卽此
龐主簿遵矣至疑使江陵之龐參軍卽主簿
遵則似未然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
相兼官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

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而於主簿遵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敘生平備訴艱苦至以鍾期相望視參軍交情有淺深之別矣此可卽兩詩對勘而得也時衛軍將軍王宏鎮潯陽宋文帝方爲宜都王以荊州刺史鎮江陵參軍奉宏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有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四言五言疑皆營陽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參軍奉使之時先賦詩爲別先生作此以答四言則參軍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詩以贈也蓋王宏兄弟王曇首王華皆爲宜都參佐後皆以定策功貴顯營陽之廢王宏亦至建

康與謀時衆欲立豫州而徐羨之以宜都有符瑞宜承大統此必王宏兄弟先使參軍往來京都與徐傅等深布誠款故江陵符瑞得聞於中朝特其事祕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其後文帝討徐傅謝三人之罪而宏獨蒙顯寵良有故矣觀四言末章云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軍使都當有異圖故以慎終保躬勗之且序稱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詩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跡訶國之情具見蓋詩而史矣此詩當作於營陽王景平元年

景平元年即文帝元嘉元年宏進附識於此

以俟好古君子審焉

又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陶元亮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即使就酌醉而後歸史傳但記送酒無白衣人事附錄於此

元熙二年庚申

五十六歲
元永初

○是年宋武帝踐阼改

王譜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尙不欲周往何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

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
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
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
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
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
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
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
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于劉厚過
子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深淺是歲
宋武帝踐阼

澍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

楚元王之後妙善莊老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周續之等同來廬山遠公曰諸君之來豈思淨土之游乎程之乃鑿石爲誓文文岐見廬山記義熙六年卒年五十九豫章書作澄之又攷世說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劉麟之一字遺民麟之卽桃花源記中南陽劉子驥晉書有傳是遺民之號不獨程之二劉孰曾爲柴桑令無攷未審先生所酬是程之抑子驥也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

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老子元譜一卷

吳譜夏六月晉禪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述九章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首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甯容晉未禪
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
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
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
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
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
子而已嘗攷集中諸文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
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
云惟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
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
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
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
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槩卒

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啓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僭竊位號與劉氏創業之後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年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

矣

澍按晉標年號宋題甲子著於沈約宋書自
僧思悅始為異論最易惑人其實非也說詳
第三卷首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謂蜡日詩
作於是歲與述酒篇同意今攷魏晉之間俗
有賀蜡先生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吳說恐
未必然沙六月宋降五公封爵長
陵縣侯

永初二年辛酉 五十七歲

吳譜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
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倏五十或疑是辛
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倏五十猶言來
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
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

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澍按五十當從舊本作五日不必改丑爲酉爲亥是歲宋酖弒零陵王湯東澗以述酒詩爲此而作說詳卷三述酒詩注

又按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注曰按年

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

宋書王宏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爲豫章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湓口三人於此賦詩敘別是必休元要靖節與席餞行故文選載入瞻卽席賦

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澍按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宋本有之今本奪去邪通鑑永初二年謝瞻爲豫章太守則此詩決當作於是歲明年則瞻死矣

永初三年壬戌

五十八歲

是年原本脫去

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

五十九歲

王譜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懼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傳略見

澍按顏出爲始安太守當從通鑑在元嘉元

年此係景平元年誤也宋書顏本傳少帝立
出爲始安太守又曰延之之郡道經汨羅潭
爲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今攷文曰惟有宋
五年月日宋五年景平二年實元嘉元年也
蓋景文未攷顏文又誤會書少帝立之句不
知文帝以景平二年八月卽位始改爲元嘉
元年自八月以前仍爲景平二年延之出守
時少帝猶未廢宋書本不誤也

又按劉柳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一十二兩
年延之爲柳後軍功曹其來柴桑卽在此時
其去當因柳卒也說詳義熙十二年丙辰下
王意顏來在不詣劉穆之時誤延之不詣穆
之在作後軍功曹前

景平二年甲子 六十歲

吳譜八月文帝即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為
 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為
 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本
 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
 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
 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
 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此條吳瞻泰本系於永
本系於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下皆誤斗南既
據史八月文帝即位改元元嘉又據祭屈原文
有宋五年其不系於
壬戌癸亥明矣今正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 六十一歲

吳譜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于長沙公為族祖
 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

別贈此詩按陶侃傳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
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
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
以壬辰咸和七年薨按桓公薨于咸和九年六月
誤也晉書公本傳云年七十六又周訪傳云訪少公一歲訪卒于大興三年六月十一日以此推
之咸和九年公乃七十六耳且咸和七年十一月朝廷方進公為大將軍公上表固辭今年表亦
載晉書本傳則七年之誤不辨可知世子夏襲
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
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
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以世次攷
之先生於延壽為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為
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
子邪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

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實咸康六年距興甯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始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旣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

流人易世族又有禮服旣悠之語蓋昭穆至是
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
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
所改序文果非

澍按吳以贈長沙公詩作於是歲不知何據
楊時偉云長沙公於余爲族一句祖同出大
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序文之
句讀因而妄增也餘具前及卷一詩注

又按李公煥引西蜀張縝辨證謂延壽已爲
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要是此詩作
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意在規斗南之失其實
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卽謂稱長沙公爲
仍從晉爵可也惟吳以序文余於長沙公爲

族祖族祖二字連讀謂題當作族孫不如作
衍文爲安

又按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六月詔曰晉氏
封爵旋隨運改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
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
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
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
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
車騎將軍謝元之祀是長沙公降爲醴陵侯
晉書陶侃傳謂宋受禪延壽降封爲吳昌侯
者誤也吳譜亦沿其誤又王伯厚小學紺珠
謂宋改晉封爵獨置五公以奉導安嶠侃元
之祀以五公爲宋置尤誤

元嘉三年丙寅 六十二歲

王譜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吳譜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往候先生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攷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

云字淵明各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
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
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
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
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
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
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
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
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
謂先生更各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
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
以集與本傳攷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
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

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

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澍按何孟春陶集注引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縝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

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各自見豈得自稱
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
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
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
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
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
矣

元嘉四年丁卯 六十三歲

王譜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
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
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
禱祠弗恤其臨終高能見誄甚詳君生平好談
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

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
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
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
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
者更詳之

吳譜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
辭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
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疢疾
視化如歸則是以疢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
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沒無求
贍省訃卻贈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自
祭文亦曰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植

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諡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諡焉

澍按朱子綱目於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綱目獨書之是故晉亡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張承業心乎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按稱先生曰晉徵士不繫宋綱目亦本顏延之誄最合春秋之義

又按先生墓在德化縣楚城鄉之面陽山東

距星子縣二十五里蓋廬山之西南麓也明
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求得之置田以奉其祀
至今代有祀生見江西通志